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九

至德元載公自鄜州赴朝廷遂陷賊中在監田縣所

作

哀王孫

時安祿山破潼關告急京師玄宗驚駭不與宰相謀惟楊國忠勸帝幸蜀及半出延秋門翌日

幸相大臣全无知者時諸王公主既不及知不獲隨駕西幸諸王流離乞丐多為賊所剪滅故甫有哀王孫之

什焉詩國風有侯之子平王之孫蓋公侯之子謂之公子王者之孫謂之王孫韓信傳吾哀王孫而進食

長安城頭頭白鳥

頭白鳥十國作多白鳥或作頭白鳥按後漢威帝初京師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三國典

異各侯景令飾朱雀門其曰白頭鳥方計集門樓上通俗又曰白頭鳥謂之鵲鵲古八切或曰昔燕太子丹為質於秦秦曰鳥頭白故尔

歸太子識之所感一時烏頭白故有頭白鳥也

夜飛延秋門上呼

延秋門京城之西門也

向人家啄大屋

向一作來

屋底達官走避胡

烏棲於長安城頭夜飛呼於延

秋門上時玄宗出奔驚動樓鳥故鳥為之夜飛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烏之所止必於富家大屋蓋富家大屋梁肉餘奔鳥賴以啄食焉時達官避祿山之難屋底無人鳥足下啄食凡鳥之啄食皆於无人之處甫言及此足見京城空虛皆走避胡故也祿山本胡人故云

避胡然鳥之類多矣必取於鳥者蓋能反哺謂之慈鳥玄宗西幸不
告使諸王公主皆為賊所殺殆盡其不慈而有愧於鳥乎夫
鳥之飛鳴蓋金鞭斷折九馬死疾駢不得停歇故金鞭為之斷

折十馬而死其九也西京雜記文帝自代來有良馬九疋骨肉不待同馳驅待一作腰

下寶玦青珊瑚流離千道腰下玉環其色如珊瑚之青也魏文

與鍾大理書藉駢既到寶玦隨至可憐王孫泣路隅謂失所也問之不肯道

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千寶晉紀劉琨王孫之亂將相

齊建王子真被誅走入牀下叩頭乞為奴不從何東王鈞已經

百日窳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隆

作高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頰注準鼻也龍種自與常人殊隋文帝子勇勇子儼雲

文帝喜曰皇天祚我謂生不得其地定與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豺狼在邑龍在野豺狼喻

喻天子豺狼在邑言盜賊得勢龍在野言天子失所也光武紀四七之際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照

行路難非我昔時千金軀沈約雜詩坐喪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長音仗且為

王孫立斯頃

立一作位長語乃刺言也交儻謂路相交錯要衝之所用與之問答不敢私言但共立少頃恐為奸

人窺伺故也李陵詩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頃

昨夜東風吹血腥

東一作春謂殺戮多也

東來

素驄滿舊都

素一作駱舊都乃長安也按史思明傳棧山陷兩京以驄運御寶於范陽不知紀極

朔方

健兒好身手

健兒軍之摠稱也鄒志郊軍始鎮靈州謂之朔方軍有命則征伐无命則入守天宝以前號十萬

實六万明皇晚年置長征健兒天宝故爭祿山反榮王琬統軍東征內出財帛於京師召募十萬衆号曰天武健兒旬日而集曹元首六

代論身手

昔何勇銳今何愚

哥舒翰領朔方兵守潼關一日為賊所敗如入无人之境昔禦吐蕃

不能相使

竊聞太子已傳位

太子一作天謂明皇傳位于肅宗也聖

德比服南單于

連切

花門勢面請雪耻

勢陵之切剝也南單于即回紇

也花門乃回紇地名回紇以花門自号勢面謂剥其面皮示誠憫而

來助順也時回紇率兵助肅宗收復兩京以雪其耻非聖德有以感

之何以至此後僕取乘卒切奴聞之

慎勿出口他人狙

狙一作狙狙師古

時無

明皇幸蜀諸王流寓不見收錄安知五陵佳氣中无天子復

哀哉王孫慎勿踈五陵佳氣無

哀乎故以勿踈為戒也凡天子所葬謂之山陵僕高帝葬長

謂之五陵後漢王伯阿望春陵城曰氣佳哉鬱鬱二卷二

九月藍田崔氏莊

老夫悲秋強自寬

強居亮功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

日善哉能自寬也

興來今日盡君歡

芳列子天瑞篇孔子見榮啓期鼓琴而歌子

為征西大將軍誰國桓溫然軍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

游龍山時佐使軍集並着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

倩傍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

水經灋水古磁水也亦

勾牛谷水圍谷水輞谷水傾谷水寒水澗水等合入之三

並兩峰寒

兩山峯謂秦山華山也郭延生述征記

明年此會知

誰健

健一作在公遭胡羯之亂

醉把茱萸子細看

醉一作更餘見題注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多鮮新有時自發鍾磬

響言無隣
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剥白鷄谷口栗

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鷄公羣
飯煮釜青泥坊底斧

藍田縣南有青泥水觀置青泥
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

軍水經注青泥驛在縣郭下
王給事謂王維也天寶時為給事中祿山反遣張通儒却

鎖松筠
置百官於東都王維時被通儒禁在東山北寺公以長安

賊屯驕身藍田輞川蓋王維有別
墅在輞川故公感之而歎息也

悲陳陶
陳陶唐書作陳壽斜是歲天寶十五載改元至

陳陶斜敗績於如琯又以南軍戰敗績是時議者皆咎
琯謀之不良也故甫為之悲嘆良夫民為邦本況忠義

所激自為團社願隨官軍討賊宜得良將統率敵制
變无不成功琯以宰相器而為爪牙之用用非所長以

至於敗琯亦何罪因作是詩以悲之按新書房琯傳琯
奉使靈武玄肅宗因請將兵誅寇孽以復京師琯起軍

太白分為三軍遣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潼將中
軍自武功入攻光進將比軍自奉天入琯自將中軍為

前鋒十月庚子師次便橋辛丑二軍先追賊於咸陽賊
之陳壽斜時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

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纏葛鐵火焚之
人畜燒敗為中使邢延恩等所促倉黃失據遂及於敗

人畜燒敗為中使邢延恩等所促倉黃失據遂及於敗

為賊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

孟冬十郡良家子

孟冬即十月也良家子謂校西民戶團結精於馳射者非召募之兵也前漢趙充國傳始

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

血作陳陶澤中水

戰敗流血而澤水皆赤也

野曠天清無

戰聲

言一作廣清一作晴言不交刃而敗也

四萬義軍同日死

軍一作兵並見題注群

胡歸來血洗箭

一作雪

仍唱胡歌飲東市

一作仍唱一都人

迴面向北啼

謂肅宗在靈武也

日夜更望官軍至

一作前夜官軍至如此

子標曰此言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房琯雖喪兵矣都人不願胡兵討賊由望官軍至也師古曰海山陷京都焚劫暴虐所不至都人怨之而思唐德遂有東望官軍至之句肅宗一幸而後兩京豈非因民謫吟思唐之心乎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

地理志伊州在嶺南大磧之外漢明帝始

取伊吾盧地後多為屯田兵鎮之所未為郡縣唐正觀初內附乃改伊州或名伊吾郡領縣三其一曰伊吾有天山匈奴過之皆下馬拜一名雪山一名太白謂冬夏常有雪青坂去太白山凡五里也唐書志鳳翔郿縣有太白山古梁州詩飲馬長城窟黃頭奚

兒日向西

吳兒胡兒也以黃蒙其頭即狐皮其色黃也祿山傳更禁壘范陽北号雄武城時兵積穀養同羅奚契丹曳落

何八千人數騎彎弓敢馳突

我軍也於青坂吐蕃以數騎來敢尔馳突所以誘而挑戰也匈奴傳

力士能彎弓者尽為甲騎

山雪河冰野蕭颼

颼一作晚

青是人煙白

是骨焉得附書與我軍

王粲從軍詩道遠河堤上左右望我軍

忍待明年

莫倉卒

審兵耐寒官軍所不堪胡人每秋冬入寇敗中國之兵不能耐寒時肅宗已復兩京史思明祿山故將也連結吐蕃

數入寇帝命郭子儀李光弼禦之屯軍於青坂二人皆立大功不相統攝帝遣中官魚朝恩為監軍使中官不知兵數越戰時雪寒甚官軍皆凍僵為朝恩所督故至於敗用意欲待明年冰泮伺隙而与之戰未為晚也何必倉卒冒寒馳入於万死之地乎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

老翁用自謂也

亂雲低薄暮急雪

舞迴風

洛神賦若流風之舞迴雪

飄棄樽無綠

一作苦綠綠言无酒也崔豹古今注飄亦飄也沈休

文詩要集

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今歲又陷東京駕幸劍

南靈武公時妻子留鄜時弟姪又異縣此之謂消息斷也

愁坐正書空

世說殷中軍浩被廢在信安終日恒

書空作字楊州吏民尋義逐之
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月夜

今夜鄜州月

鄜芳无切今陝西保大軍閨中只獨看
是也去汴京一千九百里
天寶十五載夏

五月公以家避亂鄜州秋八月挺身赴朝廷獨
轉陷賊中閨中拍其家也公在賊中而懷鄜州也
遙憐小兒女未

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

廣切雙照淚痕乾賊陷京城公故里焚劫蕩尽虛幌謂无人也
惟也
雙照以言月照其夫妻相會之期在何時也

遣興

驥子好男兒

按集公幼子名
宗武字驥子
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

誦得老夫詩

老夫公
自謂也
世亂伶俜小家貧仰母慈

特鹿門携不遂其志是以與妻子間關也後漢逸民傳龐德公

居峴山之南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延請
不能出後遂携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而不反
鴈足繫難期

言不得音書也
一作无史記蘇武傳武在匈奴中昭帝遣使通和
常惠及見漢使教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白書武

等在某澤中或本又作鹿門携有外鳥道去元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鷹啼

免相失僅一作東見日敢辭遲日一作尔

至德二載丁酉在賊中所作

元日寄韋氏妹至德二載春公指在賊中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春秋鍾離屬楚地漢乃九江之縣在唐為豫州郎伯殊

方鎮郎伯乃妹之郎伯謂韋氏也京城舊國移謂安祿山之亂長安而帝

西幸春城回北斗謂元日斗柄回指東而天下皆春也京城上直北斗故謂之北斗城郢樹發

南枝謂元日南楚之木皆萌芽也或謂郢當作嶺思非是蓋郢地乃紀妹氏之所寓也不見朝正使

正使秦諱啼痕滿面垂朝正之使以亂為阻隔而不來是以消息斷絕故甫為之啼痕滿面也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孟万章篇其交也以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

滿堂盡豪翰翰一作傑開筵上日思芳草日一作月非是上日謂日出時也故

下有日落風來之句思芳草數无
花可賞也故繼有使移梅之句
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掃繁

花向晴昊東南地暖梅早開西北地寒故
開晚是以端復思醉於梅花也
千里猶殘舊冰

雪百壺且試開懷抱甫有詩云冰雪相看有此君古者有冰雪
之交言其歲寒不改也今君有冰雪

里不獲會面此日相親猶舊契正好開懷飲酒故也詩
情酒百壺謝靈運擬劇中詩劇君命飲謝靈運懷抱
垂老惡

聞戰鼓悲惡鳥急觴為緩憂心持急觴者謂以鳥羽致之
路切

急飲或云羽子甫以憂心如持籍急觴故能寬其憂也謝靈運擬王
粲詩哀笑勸梁塵急觴盛幽戲劉琨各盡詩實消我憂之急用緩

詩小弁我心憂傷悲焉如壽少年努力縱談笑梁府詩少壯不努力
傷悲焉如壽

形容已枯槁屈原漁父篇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

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南

新書李白山東人父為任城
尉因家焉俗謂蜀人非也
何劉沈謝力未工謂何遜劉孝

也果書何遜五歲能賦詩一文一詠花雲期之差實沈約亦愛其文
緣文章與劉孝標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此相若論論之云詩多

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又劉孝標七歲能屬文每作一篇
朝成暮編好事咸誦流聞吳越又沈傳謝之稱善為詩佳度昇工

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過也才兼鮑照愁絕倒美薛華善歌詩使五子見之當愁絕而倒地矣按鮑

昭相堂記鮑昭字明遠善詩有集行于世以唐武后諱昭故唐人改

為昭晉衛玠好言玄理王屋子平子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時人為

之語曰衛玠談諸生願盡新知樂屈原九歌少司命篇萬

道平子絕倒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

如澠之酒常快意左氏傳昭公十一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齊侯李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

君代吳杜預注亦知窮愁安在哉亦一作不愁一作達喜新厭故人之常情新相知最

願吹野水以添金杯使酒多如澠常得快意無可以消窮愁也忽

憶雨時秋并塌塌或作竭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

心哀人生遇酒則笑樂不可不飲而今心哀也按集有秋雨寒云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是時兵革擾攘愁氣懷積淫雨久

作餘幸盈野南今對酒思憶苦雨之災秋并為之類竭如何當此時不飲而尚令心哀者耶

春望

國破山河在明無餘物也城春草木深春一作荒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

花鳥平時可娛之物今見之而悲則時可知矣

烽火連三月

詩作

於天宝十五載正月之末蓋安祿山反於十四載之十一月至是則烽火連三月矣按漢書音義後方備胡寇作高土墓上依枯澤枯

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鮑照行路難白髮零落不勝簪

家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程携酒饌相就取別

鄒夫行衰謝

鄒賤也行將也抱病昏忘集志一作去來忘

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

後漢陳蕃對帝曰徐穉角立傑出

薰然耳目開

言以教養薰炙耳目頓開也

頗覺聰明

入千載得鮑叔

甫得程錄事如管仲之得鮑叔也列子力命篇

末契有所及意鍾老柏青

鍾一作中言勤意鍾聚如松柏青歲寒不改其色也

動脩蛇蟄

言程錄事辭官還鄉如龍蛇之蟄以藏身也故其高義

人可數見

數音朔頻數也語憲問篇

尉我垂白泣告別無

淹畧

言無一日之歡也

百憂復相襲

復有難別之憂也

內愧突不黔

公掣酒食來與甫話別甫自愧竄突不黑殊無事變以待客也文子

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惟南修務訓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

庶羞以賙給

程公以庶羞相賙給也

隨玉粒

玉粒米也王季年拾遺記圓嶠之山名環上

途窮見

富貴相迫從人誰不然貧賤不改節萬無一也甫當窮困際

交態

用舊皆見奔獨感程公乃能以舊酒玉粒與夫長魚而見血

也晉阮嗣宗詩窮途能無慟前漢鄭當時傳霍公為廷尉賓客填

門及發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注霍公署其門曰一貧一

富迺知交態

賤交情迺見

世梗悲路隘

梗古杏切謂祿山之亂梗阻不通而行路為難也古今樂府途隘无

行人冒寒來往

若不信僕時但看雪上

東風吹春冰

祿山反於范陽

范陽在東而冰有兵革之象也月

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魚上冰

決莽后土濕

言率土之民皆陷於涂炭也按

決莽當作決漾水貌宋玉九辨皇天

盜溢而秋霖方后土何時而得乾

念君惜羽翮既醉更思

程公當此時更宜護惜毛羽戰

戢莫作翻雲鵲

翻飛雲漢捷馳逐急於得禽恐不免增謝之禍

之術莫學飢鶡

翻飛雲漢捷馳逐急於得禽恐不免增謝之禍

南意戒程公亂世艱於行役勿為趨利之徒而汲汲於奔走也

之術莫學飢鶡

翻飛雲漢捷馳逐急於得禽恐不免增謝之禍

南意戒程公亂世艱於行役勿為趨利之徒而汲汲於奔走也

之術莫學飢鶡

翻飛雲漢捷馳逐急於得禽恐不免增謝之禍

南意戒程公亂世艱於行役勿為趨利之徒而汲汲於奔走也

之術莫學飢鶡

翻飛雲漢捷馳逐急於得禽恐不免增謝之禍

南意戒程公亂世艱於行役勿為趨利之徒而汲汲於奔走也

之術莫學飢鶡

翻飛雲漢捷馳逐急於得禽恐不免增謝之禍

憶幼子

甫之幼子字驥子名宗武時隔絕在鄭州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

師古曰假鶯歌以對驥子也

別離驚節換

聰慧與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

拍言鄭州羌村寄家之地

憶

渠愁只睡

只王侯即睡一作卧

炙背俯晴軒

炙背乃負暄也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

時公寄家鄭州而身陷賊中此所以嘆其无家也荆楚歲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

食有淚如金波

前漢郊祀歌月穆以金波頽師古曰言月光穆如金之波流也

斫却月中

桂震喜安天論俗傳月中有仙人桂樹令視其初生見仙人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舊傳月中有桂有蟾蜍有兔擣藥西陽雜俎云月

桂高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名名劉西何人李仙有道謫令伐樹

清光應更多

世說人語徐孺

子曰若令月中无物當極明朗

此離放紅藥

此匹婢切別也此離別離也紅藥桂華也放猶言无心於玩弄也詩

王風有想像頻青蛾

頻音頻笑也或謂頻當作曉扶真坊通俗文雙頻也說文頻張目也蛾或作娥南對

月娥而有思於妻子也按淮南子覽其訓后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許慎注恒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

服之恒熾盜食得仙
奔入月中為月精也
牛女謾愁思秋期應渡河

公因月所感故起牽

牛織女之四星三
星離而終猶有聚會之期我父與家別曾牛女之
不若也按周處風土記七月七日何鼓織女此二星神當會見天漢
中有奕奕正日氣有光耀五色以此為驗爾雅何鼓謂之牽牛又續
齊諧記桂陽城武丁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
吾向已被召弟問織女何事渡河答曰暫詣牽牛此人也至今言織女
嫁牛郎也曹植九詠詩乘回風兮浮漢渚目牽牛方眺織女交有際
兮會有期嗟痛
吾子兮來不時

雨過蘇端

端置酒。下園曰端時白衣唐科名記端明春始及第公時在左掖妻孥尚客鄜時

春後始還京

雞鳴風雨交

雨一作雲雞鳴乃思君子之詩甫寓意憶蘇端故乘雨而過之也詩鄭國風思君子也風雨淒淒

父早雨亦好

雨一作雲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

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

飯一作飽便一作蘇侯得數更謂交態之薄也

過

教音頻頻數也 懽喜每傾倒

懽喜每傾倒二謝來傾家倒寫見故來平平

也復可憐人復一作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

攄懷抱紅稠屋角花
瑱女墻隅草作秀親賓縱談

謹繼一作絕喧閑慰衰老慰一作畏杜田謂上句作絕則下句當作慰况

蒙需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公天寶十五載挈家避亂鄜州之三

川遂有三川觀水漲詩阮籍詠懷詩一身不自保何況恋妻子撥棄不擬道不一作未魏文帝雜詩棄置勿復陳

陶潛還隱居詩撥棄且莫念

哀江頭

蘇轍曰此詩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間如履平地也

少陵野老吞聲哭野老甫自謂也長安志少陵原在万年縣南四十五里鮑照行路難吞聲躑躅不敢言

春日潛行曲江曲西京雜記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二街昇道坊龍華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

司馬相如弔秦二世文云臨曲江之澄洲蓋其所也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

誰綠京城曲江在秦時為宜春苑在漢時為樂遊苑唐玄宗開元中鑿池引水環植花木為京師勝賞之地勅公卿豪族并居

其左右欲以壯觀其所行宮別館擬效武千門万户之遊遭祿山焚却之後荒涼可知中興收復以來史思明未剪滅後連結吐蕃入寇

肅宗未得高枕而无憂也以甫憂為國家傷感之不敢放声而哭自京師收復士大夫皆稱賀甫獨以為未也潛行曲江頭見細柳新蒲

空自綠而已因追思開元之治痛今日之蕭條也以隱思而哭焉康
駢劇談錄曲江池本秦置州開元中疏鑿為勝境花卉周環煙水明

媚都人遊玩盛於中和節江側孤蒲憶昔霓旌下南苑曲江南

苑黃帝內傳有飛空霓旌西都賦虹旌霓旌苑中萬物生顏色憶昔玄宗虹霓旌仗

亦為之生光輝也古長歌行昭陽殿裏第一人昭陽殿裏各李

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喻楊貴妃也夢弼謂昭陽本趙飛燕女弟得幸

為昭儀居昭陽今李太白以為飛燕居昭陽誤矣後漢孝成趙皇后

傳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侍貴傾後宮乃立婕妤

為皇后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

朱而殿上聚漆自同輦隨君侍君側昭陽喻楊貴妃也當時貴

後宮未嘗有焉孝成班婕妤傳成帝遊於後宮嘗與輦前才人帶弓箭前詞帝遣

唐制內宮才人七人全西品白馬嚼齧黃金勒嚼一作嚙祿山為貴

金為勒馬騎故嚼勒也明皇雜錄上幸華清宮貴妃姊翻身向天

妹各賜名馬以黃金為勒組練為泥障同入禁中翻身向天

仰射雲天一作空射食一箭正墮雙飛翼前正更作安蔡君

人善騎射帝命祿山射一箭盤旋則騰青眸

墜雙翼帝與貴妃愈愛幸之明眸皓齒今何在

吐哇咬則血汚遊竟歸不得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十

發皓齒兵禦賊以貴妃為唐家亂本不殺貴妃無以塞責天下由是貴妃為

亂兵所殺死于馬嵬坡方貴妃以色見寵今日明眸皓齒果何在耶

但見血汚馬嵬清渭東流劍閣深水經注渭水出隴西首陽縣

遊竟无所歸也南上其縣北陳倉縣南武功縣北槐里縣南與鄠豐二水合東過高

陵與涇水合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即古劍

閣道也去住彼此無消息渭水即京城之水劍閣在蜀南觀渭水

絕深谷南宗不能迎父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

歸大內以尽孝道故也極水一作草孝經父子之道天性也孩提之童幼而知愛其親莫非

自然之性人生天地間皆有自然之性肅宗與父間隔情不留意

迎還曾江水江花之不如乎夫花落於水尚與水同流无有終極况

父子而可彼此无消息哉凡民生有性者皆為之沾臆豈天子所宜

滅天性耶王粲七哀詩羈旅無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淮南天文訓日至子虞淵

定欲往城南忘南北一作望城北非是甫朝哀江頭暮又聞吐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曹豳曰長安大雲寺在懷遠坊按長安志大雲寺帝城朱

崔街西贊公後謫秦州
按集有宿贊公房詩

燈影照無睡

寂僧坐

心清聞妙香

寂僧入定也維摩經有
國名衆香佛號香積其

界皆以香作樓閣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爲第一其
國如來無文字說但以衆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各坐香樹下
聞斯妙香即獲得藏三昧楞嚴經香嚴童子宴坐清齋見諸比丘燒
沉香香寂然來入鼻中塵氣修滅妙香密丸我從香嚴得阿羅漢

夜深殿突兀

煙雲收

風動金琅璫

院宇悄寂也金琅璫乃
殿角懸金鈴以驚鳥雀

也天黑閉春院

人迹罕

地清棲暗芳

塵埃不

玉繩回斷

絕

一作迴玉繩星名玉繩斷絕則夜欲向晨矣按春
秋元命苞玉衡兩星爲玉繩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

鐵鳳森翔

翔

鐵鳳翔謂於殿脊之上設鐵鳳令張兩翼拳頭敷
尾也陸倕石闕銘蒼龍立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

梵放時出

寺

梵放謂唱和演揚梵音而聲聞于寺外也或曰
梵乃梵唄也梵唄已放時有出寺而幹事者

鍾殘仍殷床

殷於謹切雷聲也或曰盛貌鍾殘謂齋
鍾聲斷仍各赴堂床即堂內長連床也

明朝在沃野

謂辭
去也苦見

塵沙黃

時西郊逆賊與官軍
接戰飛揚塵土也

兒童汲井華

本草井華水令人好顏
色謂平旦第一汲者

慣捷瓶在手露灑不

濡地掃除似無常

童行早起汲水洒地款款掃除似無常痕謂其善掃地故無飛塵綠山之亂諸將養寇以

自固曾無毅然掃除之志何兒童之不若乎

明霞爛複閣

明一作晨複閣重閣景福殿賦複閣重閣

霧塞高牖

詩能令雲霧塞

側塞被徑花飄飄委墀柳

作皆艱難

世事迫隱遁佳期後

夫僧居林下棲道高牖足以安身徑花墀柳足以娛目而

甫曹此難

事崩迫雖欲為隱遁之期已輸

晤語契深心

能

贊公先著鞭矣郭華遊仙詩山川隱道樓

揔鉗口

鉗其廉反晤語謂用與贊公會晤笑語二人之心深相契合甫安能鉗口獨无一言以贈之是以作此詩也

辭還杖策

奉辭謂相奉而辭別之也

暫別終回首

王粲詩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

決決

泥汚人

譬生民塗炭也

听听國多狗

听魚斤切按字當作折折犬吠声也折與

信通

譬盜賊繁興也宋玉九辯猛犬信信而近犬方閑

既未免羈

縶

絆

縶也絆一作寓

時來

時來

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

繁興時來想息于此豈不如執熱得一濯
於白雪平詩小雅誰能執熱而不以濯

心在水精域

公自謂心在乎莊嚴清淨之境土也按後漢西域
傳大秦國宮室皆以水晶為柱食器亦然其王曰

遊一宮迷異記吳王闔閭造水晶宮尤極珍怪皆出自水府樓炭經
毗沙門居水府精舍管欲界六天焰摩羅二十八藥叉大將江總大
莊嚴寺碑遙拖花衣雲春兩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

虹光遍水精之域
期兩占贊公公有期於洞門徐步以待雖春
期兩占衣不為之解孔遇之誠可見矣

撞鐘齊及茲

南來遇之誠可見矣
南來遇之誠可見矣

醍醐長發性

釋經言醍醐
釋經言醍醐

陶隱居云佛經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醍醐乃酥之精液也
說載張世錫之言曰桑椹甘香鴉鵲華鸞膏醅發性人無妬心則醍
醐之能變性抑可知矣此

飲食過扶衰

飲一作飯過一作遇然
飲一作飯過一作遇然

有醍醐以養其軀南
衰病賴此以支持也

把臂有多日

言交之

開懷無愧辭

謂露不
底蘊也

黃鸝度結構

結構指贊公房也舊有蓮喬木之意
前南舍甲晦而趨於高明善釋友也

下果思

果思一作秀弄果音俾思思性不棲秀非依棲觀而
菓甫自前去紛華而親贊公也願師古漢書音義果思謂

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牆之處其形果思然一日屏也余按崔豹
古今註果思屏也果者復也思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

事於其下劉熙名采思在門外果復也臣將入諱事方止後重民也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屏及觀札記疏屏住云屏謂之櫺今屏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關上為之矣正義曰屏謂之櫺以此考之則屏思小樓也故城隅關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牆故林屏曰屏思或稱屏則關也愚宴會所適愚一作芳言自花王彦輔曰善禪師養鸚鵡

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

沙門惠休姓傷善詩與文以比贊公也論語起予者商也

微笑

索題詩

細軟青絲履

崔豹古今注履履之不帶者方言絲依謂之履麻作謂之不借顏師古注急就章單底為履或以絲

為之履底而有文者謂之舄晉令士卒百工履色无過綠青白奴婢衣食客履色无過純青青絲履於唐制沙門道人无嫌也光明

白氍毹

氍毹達協切毛布也後漢南齊傳僧耳出白氍毹注外國傳曰諸傳因女子織依白氍毹花巾南史高昌國多草木有草實

如爾其中絲如細縷名為白氍毹國人取織以為布唐書環王傳曰吉具巾也繡其花為布粗曰具精曰氍毹仇此翁贈清京和尚詩有口會

須一洗黃帝瘡未用深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

履與布本檀施以供

贊公年老宿德之用以植福田今反蒙贊公用及我之身所以言贊公持我之厚也

自顧轉無趣交情

何尚新道林才不出

晉沙門支遁字道林

惠遠德過人

晉高僧惠遠與陶鑒為社

外父予謂公以道
林惠遠比贊公也
兩瀉暮簷竹風吹青井芹
青一作春芹
即青泥坊芹

柔也按贈崔氏草堂詩
天陰對圖畫
公二人相對如
畫圖中人也
最覺潤

龍鱗
又言時攀輶贊公而有所感潤
也揚子淵篇篇攀龍鱗附鳳翼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春增華

青焚陵陂麥
揚雄校獵賦眩耀青焚莊子
外物篇青青之麥生於陵陂

花
李一作杏如鳥了切宛徒了切毛萇詩傳幽
閑也詩召南華如桃李阮籍詩天大桃李花
春夏各有實我

飢豈無涯
言麥與桃李皆結實亦可以療飢也
我飢腸從此有所賴豈無涯俟乎
干戈雖橫放

甘澤不猶愈
橫戶慘澹關龍蛇
龍喻天子蛇喻祿山龍蛇相
孟切

且耕今未賒
甘澤僅足愈人之困病且宜耕
稼自給未可賒遠而行役也
丈夫則帶甲

婦女終在家力難及
蔡何丈夫出戰
推婦女在家力
禾稷得種菜與麻

千載商
弱寡助雖耕難及禾稷但種菜麻而已按集有詩云縱有
健婦把鋤犁未生隴畝無東西盡亦數世亂而廢耕也

山芝

皇甫謐高士傳四皓並河內軹人見秦亂作歌曰莫莫莫往

往

者東門瓜

蕭何傳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晉阮籍詩昔聞東

陵瓜近在青門外

其人骨已朽

禮於老子老子曰其人已朽矣

此

道誰疵瑕

以四皓採芝於南山邵平種瓜於東門皆秦之亂其人已亡其道為不可少也

英賢遇轍

軻

不遇也東方朔七諫然轍軻而留滯轍或作坎軻或從珂義同

遠引蟠泥沙

揚問神篇

顧慙昧所適

迴首白日斜

南自

於所適不能脫身晦迹

漢陰有鹿門

後漢逸民傳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市妻子

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延請不屈後携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襄陽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君郁立神廟於山刻二石鹿夾神祠

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山

滄海有靈查

靈一依雲查與槎同浮木也按張華博物志載舊說天河與海通世有人

居海者年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樓閣於查上多齎糧棄查而去奄至一處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

飲之牽牛人驚問曰何由至此人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訪嚴君平則知之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宿計

年月日至是人到天河時也又王子年神仙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四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又名

挂星查羽仙樓息其上
馮能學眾口咄咄空谷足
嗟空一作日

亂賢人君子道消豈不能為海住山之計乎既不能效龐德公張謇
輩徒出岫嗟嘆書空以傷亂世果何益哉甫厭亂之意可知矣世說廢
中軍浩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楊州吏
人尋義逐之功視唯作咄咄在事四字而已

得舍弟消息

風吹此系荆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迴返無處

詩人多以風雨喻患難如曰風雨所飄搖是也風吹謂祿山之亂方
作春回謂祿山之亂已平紫荆兄弟之比也色暮南自謂顏色已衰
也花喻弟枝喻兄花與枝辭謂兄與弟別甫既丁暮年只恐患難平
後弟得還鄉又遭甫已老死無處可依歸故也吳筠齊諧記田真兄
弟欲分財唯堂前紫荆花葉茂茂夜議所分取為三曉欲伐即枯死
真嘆曰樹本同株聞得分所所以憔悴人何不如兄弟因不復分陸
士衡豫章行三荆歡同株劉良注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將
別明日欲分庭有荆樹經宿萎黃乃相謂曰荆樹尚然况我兄弟乎
遂不分周景式孝子傳古有兄弟念欲分異出門見
三荆因株接葉連陰數曰木猶欣聚况我而殊哉
骨肉恩書重
淮南子說山訓親莫親
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
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
東注何漢之水經天而西行又旋而東注蓋水之性屬折必歸諸
東不忘本也人之性亦然世說人問顧長康哭桓宣之狀如

何曰：聾如廣漠，風眼如懸河，快聲如振雷，破山峽如傾河注海。

晦日尋崔戰李封

朝光入甕牖

儒行篇：儒有環堵之室，蓬戶甕牖。音義曰：以蓬為戶，以甕為牖。

尸寢驚鷺聲

一作方或作宴甫正北尸寢或見晨光入牖驚起而衣被裘也。論語：寢不尸。

起行視天宇

陶潛：夜行餘中詩：昭

昭天

春氣漸和柔興來不暇懶

興來一作興與

今晨梳我頭

有詩云：百年渾是醉，一月不梳頭。今興來不懶，是以梳頭而有所尋也。

出門無所待

不待裹

徒

步覺自由

徒一作杖藜復恣意

莊子：讓王篇：原憲杖藜而應門。

免值公與侯

謂道遇公侯免相揖也。

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

古樂府：後周徐謙短歌：意氣青雲裏，爽朗

煙霧外不重一囊金雅重心襟會。

每過得酒傾

傾一作與過

二宅可淹留

結仁里歡

論語：里仁為美。張衡思立賦：匪仁里其為依方。匪義路其為追。

況因令節求

尋崔李

也。唐以正月晦日為令節。

李生園欲荒

謂百物凋零也。

舊竹頗脩脩

歲寒之節也。

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

詩：賓之初筵。左

右秩

已畏空樽愁

崔於筵初其色推恐酒盡不足延客其相愛如此也孔融傳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

至一作志不芳鳩切弗也

草牙既青出一牙

非也蜂聲亦暖遊

謂晦日已有春色動植皆得其性也

思見農器陳何當

甲兵休

謂欲休兵使民皆樂其業也家語鑄劍戟為農器

上古葛天氏

或謂氏當作民帝王世紀

女媧氏沒有大庭氏至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皆襲包犧氏之號曰炎帝相如上林賦葛天氏之歌注葛天氏其樂三人持牛尾而歌此

非時有葛天氏之民歎

不貽黃屋憂

傷今俗薄人詐動輒為亂故使天子蒙塵也屋一作綺謂國公綺里季夏

黃公也按范蔚宗詩黃屋非堯心漢書音義黃屋車上之蓋天子之儀以黃綬為裏也

至今阮籍等熟醉

為身謀

甫自賊巢歸肅宗肅宗授以拾遺甫自負經世意家諫不宜廢黜宰相房琯坐是見斥是以酣飲自污為明哲保

身之術以比阮籍熟醉獲免當世之咎也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晉魏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當

文帝求婚於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欲以時事問之因其可

否而致之罪以酣醉獲免故顏延年詠阮步兵詩阮公雖倫迹識密

威鳳高其翔

一作威鳳自高翔一作威鳳高翔

理照寓辭類賦

長鯨吞九州

喻祿山吞並天下也

也漢宣帝紀南郡獲威鳳為寶揚子問明篇君子在治亂曰若鳳

庄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鼓地軸為之翻言率土不
俱成雷潰沫成雨水族畏之一皆逃匿地軸為之翻
共工與帝項爭踏翻地軸張華博物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元幽
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木立虛海賦又似地軸擬而爭廻百川皆亂流喻羣盜不知當歌欲一放淚
下忍莫收濁醪有妙理自古賢人君子不遇多適意庶用
慰沉浮浮沉猶言盛衰也世說顧邵謂龐統曰聞子知人
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一世與時浮沉吾不如子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

至德二載夏自賊中達行在所授拾遺後所作

喜達行在所三首

至德二載祿山死二月肅宗自靈武旋鳳翔龍右節度郭英又戰武功

賊退公西走鳳翔元稹詩公墓曰步謁肅宗行在拜左拾遺按公集有曰麻鞋見天子謂此時也行在乃天子

行幸之所在也

西憶岐陽信

岐陽乃鳳翔也後漢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

無人遂却迴眼穿當

落日心死著寒灰

著陸略切置也肅宗駐蹕鳳翔甫陷賊中憶帝引領西望無人從帝所來不得消息是以

眼穿心死也莊子齊物篇心如死灰

霧樹行相引

霧一作茂或又作幾甫冒霧而奔行在也

連峰望

忽開

蓮一作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韓退之有詩云太華峯頭玉井蓮是也或謂蓮峯當作連山為是公豈有却過長安之東經同華州之境而來乎鮑照詩連山眇雲霧

所親驚老

瘦辛苦賊中來

以其奔走憔悴故素所親愛者驚問其老而且瘦也

愁思胡笳夕

笳謂陷於賊夜聽其聲而愁也

淒涼漢苑

春凡養鳥獸通名為苑追思苑中景物經兵火而荒涼也生還今日事後漢班超超妹昭上書請超曰超

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間道暫時人間讀去聲隙也言同間隙之道而行不敢保其性命也班超傳從間道到

司隸章初觀指肅宗中與也後漢光武紀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修整官府於是置僚

屬作文移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轎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

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爭持牛酒迎勞謝玄暉詩還觀司隸章又使信哀江南賦反舊章

南陽氣已新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喈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喜

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樂極則哀繼之此詩人抑揚之意也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楚辭私自憐兮何極猶瞻太白雪地理志鳳翔郡縣有太白山在鳳翔南水經注太白山南連武功山夏宿雪其

上曰太白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

白去天三百餘里異記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山圭峯之西因喜遇武

功天武功縣在唐不屬鳳翔但近鳳翔公詩所以顯言歸行在也影靜千官裏蘇謂憂釋而清也前漢

校前公入朝鮮當途之交故言影靜心蘇謂憂釋而清也前漢

杜詩卷十

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身虎賁凡八
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止言七也
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中竹仲切凡王室中
否而再與謂之中吳

迷懷

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號於東京哥舒翰以兵守
潼關為賊所破京師震恐玄宗決西幸南是時華

家居三川有二川觀水漲詩三川屬鄭州自後轉陷賊
中肅宗以天寶十五年七月即位靈武改元號為至德

元年至德二年甫自賊中竄歸鳳翔上謁肅宗肅宗授
以左拾遺有詔許至三川迎家眷此詩乃竄歸後序述

其由也

去年潼關破

潼關在華州之華陰縣即古桃林之塞也本名衝關
去年即至德元年也唐地理志潼

可自龍門南流衝

妻子隔絕父

時甫妻子
父寓三川

今夏草木長

唐

灋華山因以為名
讀山海經詩
孟夏草木長

脫身得西走

今夏即至德二年當夏時草木既長
甫得以竄還草木之中而西走鳳翔

也麻鞋見天子

為之謂之麻鞋賈賤通著也
衣袖露兩

袖

肘

露兩肘以見其衣藍縷也莊子原憲提吟而肘見
朝廷慙生

還親故傷老醜

所藉詩朝為美少
年夕暮成老醜

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

厚天子憫其生還授以左拾遺復詔恤其妻子沛柴門雖得去

柴門指妻子所居三川者是也未忍即開口甫旣得去首家未忍便開口寄

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甫

寄書以詢問三川消息乃知幸家同被殺戮雞狗亦無遺也山中漏茅屋此謂荒村之所居也誰復依

戶牖推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

相偶甫復自料必有得全其性命者雖尺室獲保欽金猛虎

場欽去金切金魚音切或作岑鋤簪切張鶴思玄賦鬱鬱結回我

首猛虎場指賊徒之所在謂其搏噬人有如虎自寄一封書今

已十月後趙子操曰十月後并冬之十月也何以明之公往問家

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蓋未得其消息存及猶持兩端恐

何有漢運初中興中竹仲反以光平生老耽酒一作生平

沈思丁含切耽樂也漢霍光傳昌邑夜飲湛酒於酒

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獨一作途南平生杯酒間與妻子歡會亦可以遣適窮愁今愁妻子罹禍老年窮獨

無所依歸良可歎也孟子老而無子曰獨

彭衙行

左氏文公二年傳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杜預注馮翊郡即陽縣西北有彭衙城按唐之地理

同州白水縣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有漢彭衙故城在東北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

道一作門月照白水

山

郃陽縣與白水縣正相接皆屬同州天寶十五載七月甫避賊於馮翊有白水高齋詩是也

盡室久徒步

逢人多厚顏

言貧困不能自振思以辱及妻子故為之羞也書五子之歌顏厚有忸怩參差谷鳥

吟

吟一不見遊子還

公以前年秋避賊次年春谷

癡女飢咬

我啼畏虎狼聞

虎狼陳作猛虎虎狼喻盜賊也

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

嗔小兒強解事

強其

故索苦李餐

餐于安切說文吞也方

思盜賊知之奈何飢兒啼聲愈厲故以苦李誘啗之而小兒亦強會事是以不為賊所蹤跡矣

旬半雷雨泥

溢相攀牽

定切

既無禦濕備

濕一作雨

徑滑衣又寒有時經

契闊

經一作最詩擊鼓死生契闊毛萇傳契闊勤苦也

竟日數里間野果充餽糧

詩公劉題裏餽糧

卑枝成屋椽

言宿于樹下也

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

少留同家淫

淫烏瓜切同或作周即同州同谷是也

欲出廬子關

謂將並遊烏延塞上也唐地理

志廬子開在延州延昌縣北

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

曾與層同陸士衡詩高義薄雲天

延

客已曛黑

謝靈運詩夜聽極星闌朝遊窮曛黑

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翦

紙招我魂

昔屈原被譏於楚懷沙自沉宋玉爲之作招魂南意若曰盜賊充斥身涉艱苦魂魄爲之沮喪故孫宰翦紙爲

旒以招其魂也楚詞有招魂篇

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

闌干淚不斷貌

衆雛爛

慢睡

衆雛公拍以喻諸子幼小也爛慢謂睡之熟也鸚鵡賦匪餘年之足惜憫衆雛之無知

喚起雪盤

殮

殮音孫說文脯也左氏傳公二十二年傳重耳過曹傷負羈饋盤殮食殮

誓將與夫子

夫子指孫宰也永

結爲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

達露心肝

當艱難之際能披心肝以氣義相待者寔難其人惟孫宰尚義以所坐之堂而館我况復以盤殮禮之加恤故

甫誓與之爲弟兄示其親愛之誠不相忘也

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

患胡官切害也胡

獨指安史也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自是執別已經暮年盜賊尚未平恨無羽翼可到同

谷与孫宰教會此得仰之辭也

塞廬子

唐地理志延州延昌縣北有廬子關又地志廬子關在烏延南如此則延昌縣北為烏延塞上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陳孔璋飲馬長城窟行長邊兵

盡東征城內空荆杞五城謂鄜延環慶羅五州雖有可為限然史思明正割河北高秀岩正西向宜以五

城為念時諸將之兵皆務東討以復河北而不備其西以塞廬子徒恃河水迢迢為限而城中空虛已生荆杞此非所以固國者也思

明割懷衛史思明雜種胡人也天寶十四載陷安祿山反何陽懷衛二州及陷於賊也秀巖西未

已高秀岩哥舒翰麾下將也後為史思明偽何東節度使將兵方西嚮未已恐乘隙而西累矣迴略大荒東

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嶠函蓋虛爾項材贊引過秦論秦孝公據嶠

函之固顏師古曰穀謂穀山今陝縣東二穀是也函謂函谷今桃林謂南供留謂是也延州秦北戶關防

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廬子岐有薛大夫岐一傍

制山賊起

延州乃秦地之北門蘆子去州一百八十里山或云蘆子蓋兩山特立如門其形若胡蘆也唐意若曰延

州擇蔽秦之北得萬人控塞蘆子則思明秀岩不能西畧又

得薛大夫在岐州旁制山賊則吐蕃之兵必引道而去矣近聞

昆戎徒結

昆戎即吐蕃也與思明連

為退三百里

扶風太守薛景山敗祿山

之遊蘆關振兩寇

振一作扼兩寇

深意實在此誰敢叫

帝閭

敢一作能閭使作門張衡思玄賦叫帝閭使關衆揚雄甘泉賦選巫咸兮叫帝閭之主門者也

胡行速如

鬼

帝閭天子之門胡兵疾速如鬼之行不可則知愚誰呼天子之門告於君上庶不為二寇之所乘隙也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涼州漢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按地理

志漢武太初四年開匈奴置河西五郡張掖酒泉燉煌武威金城通西域斷匈奴右臂前涼張軌後涼呂光北

涼沮渠蒙遜並都之隋志舊置涼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在唐曰涼州安西郡公此詩乃鳳翔所作唐

幕府下臺閣一等其選甚高方時中只推擇皆自朝廷

驄馬新鑿蹄

以相與此孫侍御也後漢桓典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與執政死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懼焉之

語曰行行且止

銀鞍被來好

徐敬業詩汗

繡衣黃白郎

前

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計發猾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太初四年
帝元始四年明使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
並幸立為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
騎向交河道

聞君適萬里唐安西都東至焉耆去交河郡七百里南臨北蕃北拒突厥河水分流遠城下故號交河時吐蕃寇

餘民故長孫騎向交河而為萬里之行也取別何草草不及數曲也天

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謂期促也去秋羣胡反指吐蕃部落也不得

無電掃謂當以兵威掃蕩之也此行收遺收陳侯故謂復以柔道招撫之也風俗還

再造族父領元戎族父謂長孫叔父為元帥也名聲國中老謂為朝廷之耆舊也奪

我同官良同官謂用為拾遺長孫為侍御史皆為諫官而長孫於同官之中其才尤為良也長孫所出為判官甫不獲焉

族父之所奪乎飄飄按城堡城堡即軍壘也長孫本青雋之族父之所奪乎使

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惡如字南恨其官非便宜故食不下咽而懷抱為之不佳也若人

才思闊若人美孫侍御也論語君子哉若人溟漲漫絕島言孫才思闊大如滄溟之溟漲雖至高之絕島

亦為之罇前失詩流言元人唱和也塞上得國寶得其人也李尋傳士者

國之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時送行遇雨故甫此言天意悲其送遠始為之下候

也東郊尚烽火拍史思明之亂也漢書音義邊方備胡寇作高土臺上夜結釋結樺頭有號零以新草置其

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幸之以相告曰烽火又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煙曰燔燔則燔燔夜則幸烽火唐六典鎮戍烽火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其燔燔者築城以置之其放煙有一炬二

炬三炬四炬每月初夜率一炬謂之平安火朝野色枯槁謂內

外皆困西極柱亦傾言吐蕃又寇取岷蜀等州亦若天柱之折也集有詩云羣兵從西下極目高岷元疑

是空峒來恐觸天柱折是也列子湯問篇昔女媧氏斷鼉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与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

天傾西北尔雅釋地西至于邠國謂之西極如何正穹昊故甫問策於長孫不知如何以整頓天下也

送樊二十三侍御漢中判官地志漢中唐涼州安西都護府築龜茲城

西臨陳勒北距突厥

威弧不能弦易繫辭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自爾無寧歲玄宗開元

初天下富與自謂四方无虞偃然荒然酒色寵愛貴妃禄山以胡種居高位總兵從事夷狄中國武備皆弛是不能弦威弧也禄山一旦

乘隙而反自此紛亂略无寧歲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无寧歲川谷血橫流楊子儒騫篇川谷流血

人之豺狼沸相噬豺狼喻盜賊也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弊頓

兵歧梁下天子謂肅宗即位靈武長驅北來却跨沙漠裔指漢

中郡謂跨麻楚漢諸州皆擊兵從帝東討也按唐志吳元府漢中郡本梁州漢川郡開元十三年以涼梁相近更名褒州天寶元年改郡

名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肅宗以太子稱尊號雖兩京未

窺制何命而不從也亦雅釋地東至於秦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鉉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蕭索漢水清索一作

緬通淮湖稅言漢中有水可以遠通佳蔡使者紛星散分

諸郡以無緩安集之王綱尚旒綴言國危而欲絕也詩南伯

從事賢君行立談際漢中係荆湖南路伯長也南伯乃南方

府內之屬官臣相樊判官也今主將判官相投俱賢此行謀事有成功

尺在立談之間可收其効也或曰南伯與從事俱賢相投只在立談

之間坐知七曜曆坐一作生此美樊判官明天文也北史劉焯

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量度手畫三軍勢此美樊判官善兵法

莫不覈其本根窮其秘奧千秋為中郎將兵擊烏相還謂大將軍霍光問千秋闔戰方略山

光武西征觀臺援於帝前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勇在吾目中矣

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此一作此至尊方盱食

盱盱古按切晏也左氏傳任盱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仗爾布嘉惠待御乃諫官以諫官為幕府之屬本无此例為

天子晚食及憂盜賊欲仗樊待補闕募徵入柱史晨征憇

御出使宣布嘉惠不得不尔皆作補闕入柱史補闕柱史皆諫官名募召樊生入受命明日侵晨便行以王事之急故也征憇謂已行而少歇去南序別也按刻向別

仙傳李耳字伯陽陳人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漢官儀侍御史周官為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柱後以

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今正當艱難時實藉長父計大前漢子美詩以御史為柱史

陸賈傳賈誼高帝曰文回風吹獨樹伴也白日照執袂言執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里閉別從此消息閉絕妻子間隔朋友

別離是以慟哭居人莽牢落居人南自謂遊子方迢遞

弟去也遊子相徘徊悲生離悲兮生別離局促老一世

樊生南自痛拘迫當今之世謂所至亂離實匪林谷而不獲驛也前漢崔夫傳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促如轅下駒

陶唐歌遺民

謂唐繼堯之後德祚長遠未能遽絕也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

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後漢更列帝之

列一作別漢承文武

不夫其天下光武因民謂歌思

業肅宗亦然也

恨無匡復姿

安一作資聊欲從此

逝

用自恨當艱難自無匡復之才以佐天子但從此長往山林因勉樊生當努力以贊中興也前漢紀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安西一作河西唐志安西大都督府鮑欽正詩譜亞

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擢授書郎至德二載杜鴻漸節度河西奏辟幕府故詩云令弟草中來蒼

然請論事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

南風作秋聲

南風生養萬物之風今作秋聲殺氣盛也時祿山反河北二十四郡皆陷于賊安得陰陽調和乎南

風作秋聲

殺氣薄炎熾

月令仲秋之月殺氣侵盛陽氣日衰

盛夏鷹隼擊

此蓋有由也紀失時也鷹隼逢秋始擊搏今盛夏之月而鷹隼擊是亦

時危異

又至

漢公孫贊異人並出

令弟草中來

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未

蒼然

請論事

蒼然

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

謂杜亞氣匡草中求謁肅宗恐為奸

盜所獲時亞蒼皇請論禦戎之事謂杜亞明兵書也有詔上殿所言比日合天子之意也

蓋出於古司馬之爾腹為篋哥邊韶字孝先書曰假寐弟子嘲曰兵法五十家漢藝文志兵家者

職王官之武備也聞之應曰邊為姓孝應對如轉丸言其捷也前漢梅福書疎通為字腰便使五經哥

略文字言智謀博達不經綸皆新語易屯卦君足以正神器老子二十九章天

下神器不可為也宗廟尚為灰謂九廟為君臣俱下淚俱一作

君臣皆傷崆峒地無軸崆峒山在西言西地為之陷乃吐蕃入寇青

篇所謂地維絕也張華博物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玄幽都方青

二十餘萬里地下有四柱廣十万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海天軒車青海在東言山東危而不安乃哥舒翰戰外也天軒輕

疏夫居前不能令人軒西極豈取瘡痍言西極重遭吐蕃入寇也准

輕居後不能令人軒連山暗烽燧張揖廣雅烽燧堠

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餘帝曰大布衣左氏傳衛文公大布衣藍鐵論古者衣人老藉

見前注前漢季布傳瘡痍未息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

再前席

言杜亞之使能平西方之難可以坐視其有效也漢孝文帝前席賈生

適遠非歷試

歷試須存武威郡

武威即安西都護府也餘前注

為畫長久利

昔文帝前席聽賈生

鬼神之對舜歷試諸觀今亞遠適安西非是歷試諸觀但天子憂及西方是以遣之歸來當處左右以膺前席之禮然此須存武威為畫

長久之利無徒偷目前之近效也

孤峰石戴驥

不雅釋山石戴主謂之崔嵬

快馬金纏轡黃

羊飲不羶

羶黃腹羊也

盧酒多還醉

四句述行役勞苦所經之宿食

也大觀三年郭隨使虜嘗奉此詩以問虜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以羶取食之不羶盧酒麩穀調成可接醅取不醉也但力微飲多即

醉二物皆北方所有信子美之言數矣盧燕釐又作虜引虜酒千盃不醉人為證今兩存之

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

常人之情當天子分遣之日必踴躍以為策而

士志反刻若以為真其色慘慘者何哉蓋以王事

吾聞駕鼓車

後漢循吏傳光武建武十三年異国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銀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

不合用騏

驥龍吟迴其頭夾輔待所致

謂光武詔以名馬駕鼓車不宜用騏驎以喻杜亞懷大才不宜

出為判官也其他日乘龍吟之會回首出而夾輔唐室是有待於杜判官也左氏傳僖公二十六年傳昔周公大肱股周室夾輔成王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

祿山亂甫與韋同陷賊中潛相來往至德二載竄歸鳳翔上謁肅宗

接用拾遺以韋為同谷郡判官甫留而韋去故也詩北山王事靡盬

偏側兵馬間偏與逼同彼側切迫也主憂急良籌史記范雎傳主憂臣辱子雖

軀幹小小一作少非也晉書載記劉曜討懷安於龍城安死人謠曰

志氣橫九州志一作老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離朝廷壯

其節奉詔令參謀參謀即判官也變興駐鳳翔崔豹古今注秦與以

朱鳥也口銜金鈴謂鸞也按至德二載二月戊子肅宗棄輿以

次于鳳翔地理志鳳翔府扶風郡隋置鳳樓尋改為麟游郡

為咽喉同谷郡今成州晉仇池郡西阮弱水道阮衣革切塞

崙之上其下有弱水環之方中竟崑崙弱水鴻毛不起也十洲

鎮抱罕陬抱罕一作武羌抱音手後漢郡國志隴西郡抱罕故屬

此邦升平日剽劫吏所羞剽取也况乃胡未滅控帶

莽悠悠

同谷之俗好剽劫吏不能制况今吐蕃連結祿山其禍未平此郡控引羌胡之地去朝廷尤為遠是以難治也府

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一美又何求

令姪乃宙也宙叔父韋充同谷防禦使表朝廷由為參謀叔姪皆有美才故云才美也鮑欽止謂非拒韋吏也當改之受詞

太白脚

地理志鳳翔郡縣有太白山辛氏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不知高幾許俗云功武太白去天三百

里走馬仇池頭

至鳳翔遂走馬往同谷也後漢西南夷傳白馬氏者武帝分廣漢西部合以為武都居於仇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注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山上有池故名仇池

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懸絕百仞一夫守道方夫莫向山勢自然有樓槽却敵之狀古色沙土裂邑以下

叙彼之風俗也漢書音義沙土曰漠即今積也積雪陰雲稠一作積陰雪霜稠羗父豪

猪靴

海陵下園曰本草注偷豪猪亦名高猪毛如蠅簪搖而射人猪大者肉至千斤豪猪面如豚面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以毛射人郭景純注猪猪也交臂有窟毫長數尺能以頸上毫射人也揚雄

長揚賦捕羗兒

晉本作漢兵黑貂裘兒似婢切爾雅兒以熊羆豪猪羗兒青兕裘牛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兕如野

牛青皮厚可為鎗噐吹角向月窟古今案錄蚩尤率魍魎罔兩與

冢之山其類多也

黃帝戰于涿鹿帝乃命吹角為

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桓度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咸為鳳
鳴而為更悲吹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為月窟西極也揚雄
長楊賦西
壓月窟
蒼山旌旆愁
蒼山一鳥驚
驚出死樹
鳥驚以喻民
龍

怒拔老
秋此由切龍潭也龍怒以喻諸
將欲出與之戰也拔擬出之貌
古來無人境今代

橫戈不傷哉又儒士
文儒美
憤激馳林亡
文儒士指韋之令
姪憤氣激昂急赴

國家之
難也
中原正格鬪
兩相敵曰格陳琳飲馬長
城空盛行男兒正當格鬪死
後會何緣

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
沉浮猶言
盛衰也
且復戀良友握

手步道周論兵遠擊淨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

翰時相投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

韻
英又。魯言曰唐新書不言英又為太僕卿止云為御
史中丞又云為御史大夫知在改節度使之後今用詩

題如此以見史筆之失也按郭英又傳英又知運之季子
勇名何龍哥舒翰初曰當代吾節制至德一載肅宗與師

判野英又遷龍右節度使賊軍高
出嵩山英又出奇大破之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

屯越隗反聚也西山將謂英入先為秦州都督詔還如隴右節度

也按隴右道者禹貢雍州之域雍州自岐隴以北為

也按隴右道者禹貢雍州之域雍州自岐隴以北為

關內道自隴西有兼得禹貢梁州之北垂為隴右道

曲後漢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管五部部校尉一人部

謂任曲輝赫舊家聲元飛將知運先尊為隴右節度父子先後授

部曲舊家吉也鵬鵠乘時去而赴隴右也驊騮顧主鳴英

又戀關不忍艱難頂上策依思客易即前程斜日當軒蓋

高風捲旆旌

去高依歸此紀更又

松悲天水冷

天水郡漢武元鼎三年置

秦州地記郡前湖水

沙亂雪山清

後漢明帝紀祁連山名即天山也一名雪山今名新羅雪山在

伊州北十道志伊州天山一名白山

和虜猶懷惠拍言吐蕃也至德二載使

來請討賊且修好既而防邊詎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

長廊岷疊等州又請和

專征以有必征其侵叛之理也

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

京天寶十四載祿山反幽州陷河北十二月陷東京明年陷京師此

鯨所謂奔突燕薊觸冒周秦也按左氏定公四年傳吳為封豕長蛇

以存食上國崔豹古今注鯨大魚也中原何慘黷餘孽尚

縱橫綠山既殺麋緒為寇箭入昭陽殿言禍亂及於宮中也笳吟細柳

營細柳乃周亞夫之營在長安笳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

行言是王子以避亂之故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一作林空

餘金碗出一作盤言發掘墳墓也南史沈炯傳炯字初明為魏

云甲帳朱簾一朝零落茂陵王溫遂出人間或引孔氏志怪誤無復

總帷輕言廢廟以細寫毀廟天飛雨言塵埃如焚宮火徹明

哭愚朝共落崔豹古今注舜也餘見大雲寺贊公身詩注掄桶

夜同傾言宗廟宮室皆三月師逾整至德二載二月戊子英又

于潼關甲辰戰于永豐四月庚寅戰于蓮橋皆捷賊逆戈道羣胡

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此微言更義之敗而激

李光弼敗安慶緒于大原而是時英又戰于武功敗績故有瘡痍之譬且言其功垂成也妙譽言期元宰

殊恩具列卿

言其兼大僕卿

幾時回節鉞戮力掃欃槍成十三年

傳戮力同心釋文云換槍妖星也

圭竇三千士

荀子儒行儒有軍門圭竇

雲梯七

十城

雲梯攻城之具

耻非齊說客

鄒生嘗為說客馳使諸侯

甘似魯諸生

漢叔孫通傳臣願徵魯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儀

通籍微班忝

此公自言得通朝籍也

周行獨坐榮

詩實彼周行

隨有趨漏刻

漢宣帝置行刻短漏刻

髮寄簪纓徑欲依劉表

魏志王粲傳蔡以西京擾乱皆不就辟乃之荆州依刘表

還疑厭禰衡

還疑一云能无後

漸衰那比別忍淚獨含情劉

合情忍淚夜起衝門

廢邑狐狸語

襄十四年傳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羣

空村

虎豹爭

空村言无人

人頻墜塗炭

仲應之語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公豈忘

精誠元帥調新律前軍厭舊京安邊仍舊從莫作後

功名

莫作一云无使時代宗為元帥期於収復公勉郭英又立功名无後衆人也

送楊六判官西蕃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氣復不祥之氣人世

別離難季珪人出萬事推別離最難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國中

以其懷怒侵叛而与之和親勅書憐贊普贊普吐蕃王名兵甲望長安宣

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子楊

雲仕宦不達寂莫自守垂淚方投筆班超投筆而志在功名傷時即據鞍

馬援據鞍顧儒衣山鳥怪桑聞再歸中條時春鳥鳴長聞嘆曰山鳥亦怪我儒

冠衣漢節野童看蘇武杖漢節牧羊邊酒排金盞一作夷歌捧

玉盤草肥蕃一作輕馬健胡人至秋則草肥馬健思入寇雪重排廬乾

排廬番帳名慎爾叅籌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

一朝搏莊子言鵬之飛也搏扶搖而上者九万里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

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象兔獸陰之類其數偶其後有蟾焉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是為蟾蜍傳玄歌詞免搗藥月間兮安足道烏戲雲間兮安足道又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兔搗藥

髮明干戈知滿道休照國西營時官軍營於國西

哭長孫侍御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禮闈禮部所設以取士也晉郗詵率

賢良對策上第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如何詵對曰臣對策為天下第一箇桂林一枝帝笑憲府舊乘

忽舊一作近漢御史府謂之憲臺唐龍朔中為東宮憲臺後漢桓典駮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政无所回辟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

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流水生涯盡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

浮雲世事空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唯餘舊臺柏前漢朱博傳字元吉為御史大夫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

千樓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蕭瑟九原中九原在京師檀弓篇晉獻

子常曰武也得從先大夫於
九原注晉卿大夫之墓也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

謂寄書於遊彼處客而去也

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

鄉且舊居

拍言鄭州公寄居在鄭已是他鄉但恐亂離更有遷徙故知消息而喜耳

熊兒幸無恙

熊兒必公之幼女也恙餘亮切說文憂也一日蟲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无恙乎又神異經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昨

人則病羅人則疾名曰恙若恙也黃帝上章奏天從之於是北方人得无憂无疾謂之无恙驥子最憐渠

公之子宗武也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疎二毛超帳殿

帳殿言天子行幸所在以帳為殿也一命侍鸞輿

公至行在肅宗授以左拾遺也北闕妖氛滿

慶緒時寇帝京也西郊白露初

拍言長安西郊也以白露初言之則在七月明矣涼風新過鴈

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秋雨欲生魚

謂魚鴈皆能傳書故也農事空山裏

是月也農乃登穀眷言終荷耜

公遭亂傷時乃欲歸耕而已陶潛歸田園居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穡帶月荷鋤歸

奉贈嚴八閣老

鮑欽止云嚴武也至德初房琯薦武為給事中收長安
詳京兆尹稱閣老時為給事中也不按李肇國史補宰相

呼為元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公時
左省伏蒲武給事瑱闕正照兩省也

扈聖登黃閣唐聖一作今日黃閣也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

此喻其會遇之榮也吳志周瑜傳孫權以劉備領荊州牧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猥割土地以資業之惡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晉載記孔恂鵬鶚在秋天此喻其謂劉元海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

客禮疎容放官曹可接禮可一作許閣老尊矣唯其以客

曹而卑可接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欲廣傳愛公之詩句自非知音何以至此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

得雲字嚴武賈至按新唐書公家寓鄜
明年艱喪詔許公自往視留此詩別

田園須暫往謂往省其家也陶潛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戎馬惜離群謂惜別也

老子四十六章我馬生於郊檀弓
篇子夏曰吾离君宰而素居久矣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

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謂雨歇也山路時吹角晉志蚩尤帥魍魎魅与

黃帝戰於涿鹿帝乃
吹角為龍吟以禦之
那堪處處聞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一

八月還鄜州及扈從還京所作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

三川鄜州縣名地理志注華水黑水洛水所會故謂之三川非西周之三川也按公集至德二年夏

有休懷詩云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公今被墨制放移歸鄜州而此詩乃云三川不可到蓋言三川遠而難到然不得不歸也歸

路晚山稠

稠謂重疊也

落鴈浮寒水飢鳥集成樓

言地經喪亂寂中無人而

鳥集乎防戍之樓也

市朝今日異

言經亂而風物變也

喪亂幾時休

公傷今思古也遠

槐梁江揔還家尚黑頭

江揔在陳掌東宮書記與太子為長夜之飲後主即位授尚書令京城陷

入隋為上開府復歸老江南按揔有自京南還尋宅詩云紅顏辭筆洛白首入關懷乘春行故里徐步採芳藻此詩云黑頭何耶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

西京雜記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暈得酒

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蟬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微大亦宜然

酒綠正相親

綠一作色今將得酒對灯

花喜而獨酌也

醉裏從爲客

爲客得醉且以真釋也

詩成覺有神

孔融薦禰衡於武帝

日衡性古道合思若有神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

軍旅未息武夫得志吾儒之道非可以居

富貴也按集有上韋左丞詩云儒冠多誤身是也

苦被微官縛

苦一作共公時爲左拾遺也

低頭愧野

人

蘇武云台李陵詩低頭還自憐盛年倏已衰

九成宮

唐志鳳翔府麟游縣西五里有九成宮本隋仁壽宮正觀五年修之以避暑因更名焉宮有體

泉出命魏證作九成宮醴泉銘序云九成宮則隋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壁爲地跨水架楹分岩竦闢高閣周建長廊四起棟宇膠葛基樹參差仰視則道鏡百尋下臨則崢嶸千仞珠壁交映金翠相輝照灼雲霞蔽虧日月觀其移山迴閣窮泰極修以人從欲良足深尤求微二年曰万年宮乾封二年復名山有九重故名九成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曰曾宮呂憑風廻

曾寺層同廻一作回

岌

業土囊口

岌逆及切業傾怯坊岌業山兒土囊口謂谷口也張衡西京賦狀魏魏以岌業宋玉風賦夫風起於青蘋之末

盛怒於土囊之口

立神扶棟宇

靈光殿賦神明扶其棟宇

鑿翠開戶牖

謂鑿牖面林也

其陽產靈芝

以言其靈瑞也

其陰宿北斗

以言其至高也

紛披長松側

揭孽怪石走

嶺子魚列劫靈光殿賊飛陞揭孽

哀後帝一聲客淚并林數

且都山川記巴東三峽後鳴悲猿鳴三声候沾衣

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隋楊元

帝建仁壽宮規模鴻侈帝入新宮始怒曰素為吾倍怒天下素向使

國不亡焉為巨唐有

隋文帝勞民築仁壽宮宮成而隋之天下已為唐高祖所有唐初因改為九成

宮玄宗常與貴妃遊幸焉玄宗雖樂一旦祿山變起遂巡幸蜀之不暇此亦安足保乎

雖無新增修尚置

官居守

謂玄宗之時雖不曾修巡非瑤水遠

列子周穆王篇穆王升崑崙之

上觀黃帝之宮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陰跡是雕牆後五子之歌

我行屬時危

行陳

仰望嗟嘆又天王守太白

守晉

作狩天王乃天子也太白乃西方之星也謂肅宗至德二年次于鳳翔時也時肅宗未能會諸郡兵而討祿山豈非猶守太白乎天寶故

事上理兵朔方賊黨張通儒安守忠竊據西京有自安之意逆鋒雖盛然南止于武關北止于雲陽西不敢出武功山下憧憧得以无虞

地理志鳳翔縣有太白山辛氏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按公集有送韋評事詩云受詞

太白脚達鳳翔云猶瞻太白雪贈賈嚴云晴熏太白巔盡公北征駐

馬望雲平鳳翔時也八哀有云至尊守梁益贈閬鄉秦少府短歌行

云去年行宮守太白此皆紀前事也此謂駐馬更搔首南駐馬天王守太白与春秋待于河陽之義同也傷兩京之未復亦忝離詩彷徨不忍去之意也

徒步歸行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郾州途經邠

州作

趙使云公行邠州贈節度使李特進唐史云特進邠寧節度李光進魯言云特進李嗣業也時李特

進守邠州甫既自賊竄歸鳳翔帝授以拾遺又有墨制許往邠迎家甫遂自鳳翔趨三川便道經邠州以徒步因頓不能前進遂夜此詩贈李特進就借乘馬代勞往邠州也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

是武定禍亂非公誰

明公拍李特進時遭祿山之亂經綸康濟天下倘不藉李公英雄之姿撥定禍亂誰

能膺是任乎魏賀拔軌稱宇文泰曰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

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

能輕肥

是時公私匱乏羣臣粗得飽飯出入不能兼乘其餘可知按集有詩云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儘如轅是也論

語乘肥馬衣輕裘与朋友共弊之而无憾

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

甫貧其官卑只衣綠袍是時馬貴不能辦是以徒步歸家也

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

先同調

交一作心特進少年特達甫自三皇老大其輩行然古人交契有忘年者不必論其老少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甫

雖向日不與李特進相識今一見傾蓋如舊亦不必論先同調也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

分正謂殊流雅鄭異調此之謂雅俗矣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極上追風驃音

歷馬槽也驃毗召切黃白色也言李特進極上有驃騎疾若追風欲就假乘之而得見妻子也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馬一曰追風

玉華宮

正觀二十一年於宜君縣鳳皇谷置玉華宮永徽二年廢廢宮亦廢為佛寺龍朔二年復廢隸

坊州今因之有故址在縣西四十里寰宇記正發覆瓦餘皆葺亭當時以為清涼勝於九成宮也

溪迴松風長

迴晉作迥謂溪之迴遠松風不歇也晉符堅墓近玉華宮墓前有溪曰醴醴溪蓋謂溪色如酒色之碧也

蒼鼠竄古瓦

郭璞曰鼠狀如小狐蝙蝠肉翅大星頭胸毛紫背土蒼鼠腹下黃喙頰雜白也不知何王

毀遺構絕壁下

魯言曰此詩陰房鬼火青鬼火燐也人血

南子人血為燐許氏注兵死壞道哀端瀉謂所築棧道為萬

籟真笙竽

籟力帶切簫也莊子齊物篇故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故

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慕曰秋色正瀟灑色一作氣美人為

夫吹万不同而使真自己也

黃土

夷人乃殉葬木俑已朽為黃土矣後品詩夷人歸重泉

况乃粉黛黑假

列子周穆王篇粉白黛黑佩玉

環結

正若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

憂來藉草坐

魏武短歌行百憂從

來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冉冉無氣兒南傷符堅安

在夷人化為黃土言亦頗廢若此復自傷氣已冉冉猶在征途間豈能長久者乎是以憂來坐草浩歌而揮淚盈把也天台賦嗟人生之短期孰長

年之能執

北征

歸至鳳翔墨制放往鄜州作。鮑欽止曰至德二載公自賊中贖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時公家在

鄜州所在冠多弥年艱妻孥弱至飢死者有墨制許自

省視八月之吉公始北征徒步至三川迎妻子故作是詩鄭軾曰北征詩識君臣之大躬忠義之氣與秋風爭

高可貴也黃庭堅曰此書一代之事與風雅頌相為表裏也夢弼按後漢班彪更始時避地涼州發長安作北征賦故公因之作北征詩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

注題

杜子將北征

今自鳳翔歸鄜州此之謂

北征征行也

蒼生問家室

一作蒼生問家室

維時遭艱虞

一作危朝野

少暇日

謂軍興公私不遑安也

顧慙恩私被

恩私者謂天子之恩及於庸之私門也曹子建聖皇

篇伯有官典憲
不得顧私恩

詔許歸蓬蓬

蓬門華戶甫自言所居三川是也
傳長虞贈何劭詩歸身蓬華廬

拜辭詣闕下

一作奉辭
詣闕下

休揚久未出雖之諫諍姿恐君

有遺失

甫不忍輕去其君恐君又
有過失而欲諫諍之也

君誠中興主

中切
經緯固

密勿

密勿謂
龜勉也

東胡反未已

言安慶緒也至德二載正月乙卯安
慶緒已封其父祿山而襲偽位矣

臣甫憤所切

憤疾安史以
臣叛君也

揮涕戀行在

天子行幸之所曰
行在時肅宗即位

靈武故以

道途猶恍惚

途一作路
心憂也

乾坤含瘡痍

謂戰傷
之苦也

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

阡陌田間道也詩黍離行邁靡靡毛
萸傳靡靡猶遲遲也玉篇南北曰阡

東西

人煙眇蕭瑟

言人皆避亂无留居者曹植送應
氏詩中野何蕭條千里无人煙

所遇多

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

時肅宗
在鳳翔

旌旗晚明滅

兵以高駕也周礼司常
折羽爲旌熊虎爲旗

前登寒山重

謂重疊非一山也其
跋涉勞苦可知也

屢

得飲馬窟

謂賊兵所經飲馬于此水也
古樂府有飲馬寒山窟行

邠郊入地底

言陷于賊
也邠與豳

同昔公劉自豳出居其封域在邠州岐山之北原豳之
野於漢屬右扶風邠邑唐開元十三年改豳州爲邠州

涇水中蕩

漏言兵文未靜也周禮職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猛虎喻盜賊言

幽事亦可悅事一作土非是南從行在來雖遠經上各過商山見菊花秋垂石戴山巔如車轍然感思四皓逃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戴一青雲動高興

秦隱居於此故可悅也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橡徐兩切樂實也西京賦珍物羅生高唐

點漆雨露之所濡其苦齊結實苦一作酸山果雜橡栗之類或紅或黑皆沾雨露之

恩或甘或苦同時結實微物尚得緬思桃源內緬思桃源內緬殊充功遠也

其所若此可以人而不如之乎亂之所晉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窮林

只得一山山有小口曷辭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行數十步豁然開明屋舍嚴然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怡然見漁人大驚問

所從來具言之便要還家設酒食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遂與邑人間隔不知有漢元論魏晉數日詳去既出詎太守說此

太守傳人隨注尋益數身世拙南數身居世不能為桃坡陀

之悠迷不復得路源之隱足見其謀之拙也坡陀

望郡時郡音字時諸市切祭天所也前漢郊祀志秦文公東獵伊

渭獲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卿衍文公問史敦敦曰

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公岳嚴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

僕猶木末波地高太兒時用家在鄆故用喜望鄆時而見其石谷

未也鄆時乃漢武祭祀之田在鄆州以祀太一鵠鳥鳴黃桑鵠一作梟野鼠拱亂穴夜

深經戰場深一作中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

卒遂令半秦民殘室為異物潼關哥舒翰所守處為賊所破

乎異物鬼也秦地之民半為鬼物言將非其人禍延天下人君選將

可不慎哉潼關乃京師之喉咽潼關謹守雖有百禄山其能破京城

我甫深為哥舒嘆惜也魏文帝与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况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

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慟一作送切哀過

也悲泉共幽咽幽一作鳴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

背面啼垢膩脚不韞韞與同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

圖折波濤舊綉移曲折天吳及紫鳳山海經朝陽之台有神曰天吳是為水伯

虎身人面八手八足八尾皆青黃色又云丹穴山有鸞鳥其色也如鳳五色而多紫三輔決錄凡鳳有五色赤色者鳳紫色者鸞也

顛倒在短褐

短一作短音豎小襦也言妻子寒凍以圖墮舊務補苴而為小兒短衣故彼為之并務效為之移

天吳及紫鳳之類或顛或倒其貧困可知也

老夫情懷惡

甫言不棄嘔泄卧數日

細一作吐或作數日卧嘔泄

那無囊中帛

那一作能救汝寒凜慄粉黛亦

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擲學母無

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鈿

鈿謂粉也狼籍畫眉闊生

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

甫是以取帛為衣解粉黛羅衾細妻面復光女頭自擲以至抹粧畫眉皆

得其所豈意生還復見妻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噴喝翻思

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兒女喜父歸請問賊中之事喜言如何復觀其鬚髮皆白競來挽引用喜對童

推車被騎驥亦莫忍生與喝之怒蓋念在賊苦益甘受此亂聒復何嫌耶

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

說

說魯

至尊尚蒙塵

至尊謂肅宗也蒙塵謂暴露也左氏傳天子蒙塵于外

幾日

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祆氣豁

祆氣一作妖言祆氣漸息天字聲清也

陰風

西北來慘淡隨回紇

一作相紇或作回鶻非也後方請易回紇

其王願助順其

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

時回紇以兵助順兵五千而馬方匹者謂

良將之用兵馬必有副也唐史不言其數今見于詩

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

皆鷹鵟破敵過箭疾

作過一

聖心頗虛位時議氣欲奪

時回紇以五千兵方匹馬來助天子討賊肅宗孟心以待之時議者以賊銳氣由此而奪蓋氣索必敗也或者又曰時議恐竟異為害所以氣欲奪也伊洛指掌收伊洛三水指東都也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

蓄銳伺俱發

有一作可此正時議以為國家自有恢復中原此之理官軍深入自足破賊不必專用回紇兵也

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

青徐恒碣皆東北之地自此可以畧取矣

昊天積霜露

元氣廣大謂之昊天肅宗有威漸也

正氣有肅殺

肅殺陰氣之正也天子自有肅殺陰氣之正也天子自有肅殺陰氣之正也

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

謂肅宗獲回紇之助蓋天人之理相應祿山失可威也隋長孫晟傳晟表

奏臣夜登城發望見磧北有赤氣百餘里如雨足下垂彼地謹驗兵書此名磧地血其下之國必且滅亡故滅匈奴其在今日胡命

其能久

史思明傳思明夜驚據胡床吟唾優問故答曰我夢拜皇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賊如區區相謂曰胡命盡乎

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

狼狽喻國家多難失勢之時也西陽雜俎狼狽是兩物狼前足絕短每行

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
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事與古先別姦臣竟祖醢同惡

隨蕩折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
姒當為切古初謂紂之寵姒已幽之寵褒姒桀

之信任姦邪皆自取滅亡不能聞悔過而誅奸惡去淫寵也惟肅宗知先朝所用多姦佞如任國忠寵貴妃致有涇山之禍中興之初首

誅國忠之姦惡殺貴妃之寵淫與夫夏商不能自去廢姐相去遠矣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

謂周宣王懷光武皆中興之主以肅宗明斷再造唐室也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桓桓

威武之鎮謂龍武統軍陳元礼扈從肅宗自建策誅楊國忠殺貴妃也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

活爾指元礼也謂无元礼之言則唐之天下无復為唐有矣淒涼大同殿吳慶官勤政門之內北曰大同門其內

大同殿寂寞白獸闥考之唐志无白獸闥之名宜假漢白虎門而言之乎意謂胡寇陷京師故宮失守皆淒涼

寂寞而可傷之也都人望翠華翠華謂以翠羽為葆都人望翠華謂以翠羽為葆都人望翠華謂以翠羽為葆佳氣向金

闕金闕謂以金飾闕門妖氣闕焉亦有鬱鬱之佳氣也園陵固有神掃洒數不缺數色角切

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謂先帝山陵皆蓄神靈可以陰

掃師之礼未嘗少缺自茲已往必能紹復太宗之業祿山亂爾之冠何足慮乎

行次昭陵

太宗陵在醴泉縣西

舊俗疲庸主

庸主指隋煬帝開汴河龍舟錦帆勞勳生民是以民俗困疲也

羣雄問獨夫

羣雄乘隙而起李問罪之師如李密之流馳中原與高祖爭獨夫如紂失道而無助也識歸龍鳳質天下太平時

唐者以天命所在也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

威定虎狼都

虎狼都關中也謂太宗之取天下先以神武定關中

神功協禹謨

謂禹成厥功而書有太禹謨太宗佐高祖定天下亦以大功嗣位故云協也

風雲隨

絕足

雲從龍風從虎時李靖之徒皆以風雲並會隨馬足而驚也

日月繼高衢

喻太宗繼高祖之明也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

老儒謂房杜之屬也

直詞益

魏鄭公直詞如

孫伏伽王珪馬周之徒也

賢路不崎嶇

言求言之路開廣而無壅也

往者災猶降蒼生

喘未蘇

謂隋之亂大君生靈存焉也

拍麾安率土蕩滌無洪爐

謂太宗陶成率土和

氣重為太平也或曰天變未弭猶欲勤壯士悲陵邑

顏延年拜陵廟詩衣

冠終一頁實陵邑舊名

幽人拜鼎湖

幽人用自謂得拜昭陵猶拜鼎湖也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

既成有龍垂胡影下迎黃帝黃帝上騎而玉衣晨自舉玉衣謂典衣逐時盛
去百姓仰望而號後出因夕其外曰鼎湖
顛帝服也漢武故事高皇帝朝中御衣自殿中出拜
於殿上又衣自下在席上平帝時哀帝廟衣自在押外
言神无所不遊也天寶故事安祿山反昭陵奏石人馬皆自流汗
松栢瞻虛殿虛一作靈塵沙立

暝途

暝樊作暗

寂寥開國日流恨蒲山隅

鮑昭行路難君不見

草萊君不見阿房宮寒雲覆殿樓其中歌妓舞女今誰在馬墻獨一蒲山隅

重經昭陵

魚豢言曰不知往來之因結從舊文

草昧英雄起謳歌麻數歸

草而不齊昧而不明謂隋末之亂

之謳歌天之麻數皆歸於太宗也孟子

風塵三尺劍

漢高帝曰吾以布衣

提三尺社稷一戎衣

言太宗以威武定社稷也

翼亮貞文德

不承戰武威

言太宗能以文德繼承高祖優武修文也

聖圖天

廣大

言規模宏遠也

宗祀日光輝

言茂業

陵寢盤空曲能罷守

翠微

翠微山抄也謂以熊羆之土守山柰之陵寢也

再窺松栢路還有五雲飛

援神契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符瑞圖京房易飛候云太始四年
臨陵言自大明八年至今宣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又有五
綵雲在松下
如車蓋焉

羌村二首

鄭州圖經州治洛交縣羌村洛交村蓋按集
公有憶驥子詩曰澗水空山道又有富歸鳳

并詩曰山中偏村屋
皆謂羌村寓居也

崢嶸赤雲西

謂反照雲
使言赤也

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

千里至

歸客一作妻子謂日暮時甫歸抵家鳥雀噪
晚歸集言相呼求其類况甫不來其妻子乎

妻孥怪我

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隣人滿牆

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

更音平聲也古樂府詩人生
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且短苦夜

長何不相對如夢寐

甫不歸家妻子相對喜甚故更闌猶秉
燭未睡翻思前日彼此各聞死音今宵相對

恍然如夢寐中為真相聚取為只是夢寐如此或真
或不真蓋不知其所以此語乃天然混成字无斧鑿痕

晚歲迫偷生

謂暮年自賊
中竄歸也

還家少惓趣

謂今還家猶為朝
假所拘須當還朝

也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

謂以拾遺之
職所繫也

憶昔好追涼

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前百慮昔閑居之時常繞池邊樹以追

京今歸來風剪樹葉零落殆非昔日所觀之次矣是以撫樹往事不若今日百慮憂煎人也方王宗初年風物如彼罹亂以來世態如此令人

追思得無傷感乎賴知黍稌收徐他曾切稻也黍稌一作黍稌一作黍稌已覺糟床注

糟床即酒甕也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羣雞正亂叫一作忽客至雞聞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

柴荆古者食水之家不利雞豚之息所以養其廉也南唐投拾遺傳祿不給妻子况其華以來世稍艱難不免隨農民畜養雞豚以自存所以救其死也故有車雞之句也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

有携傾榼濁復清酒之或清或濁各隨所携足見其村民之淳朴也苦辭酒味薄

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童一作郎請為父

老歌艱難媿深情餘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從舌

味傳以下乃南唐意以調儒役之苦民若此東征謂東討祿山當艱難之際酒味雖薄尚人情相愛之厚隣曲之情尚且如此况父子之

恩為如之何南唐有詩云清閨東流劍閣深去年彼此无消息時玄宗幸蜀肅宗撫慰之道有所未及良何父子之恩反不若隣里之深

杜詩卷十二

情乎四座侯下而嗟嘆
深為朝廷歎息此尔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大園曰至德二年祿
山誅慶緒未殄秋九

月賊猶屯京邑癸卯定京師公謂
急鳳翔北首廊路尚在兵戈中也

胡虜潛京縣

虜一作騎至德一載郭子儀以朔方兵敗安慶緒
于豐水復京師慶緒奔于邠郭此之謂潛京縣京

縣者謂京
師之縣也

官軍擁賊壕

壕胡刀切城壕也言
王師已臨賊境也

鼎魚猶假息

喻賊勢之必敗也南史王暕與陳伯之書云首豪情貳部寇境離方
當繫頭索即縣有豪街而將軍魚遊於鼎沸之中無樂於飛幕之上

不亦危乎後漢來欽傳公孫述以
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

穴蟻欲何逃

喻賊勢之必敗
也異死桓謙太

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鎗持藥乘其不備從垣中出緣机壓竈
將山道士今以佛陽僥所入外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

尤悵毀羅玄冕

冕以帳為殿而羅玄冕
冕言君臣聚謀也

轅門照白袍

言將士之
勇銳也凡

軍行以車為陳轅相面為門謂之轅門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官轅
門洛中註曰各軍天將稟自年千兵萬馬蹕白袍與陳慶之所統之

兵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又薛仁
貴推鋒破敵著白袍以自表暴

泰山當警蹕

謂南宗在鳳翔也
崔豹古今注警蹕

所以戒行徒也秦制出軍者皆警
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云警蹕入蹕

漢死入旌旄

謂衛兵往長安
也僕儀注凡養

鳥獸者通名焉失一作偶言賊不能守其險阻也至德路失羊腸險載二月李光弼敗安慶緒于太原皇

甫謚地書太原北九十里雲橫雉尾高雉尾扇也言天子儀仗之盛也崔

多用雉羽周制以為王后夫人之車服興輦即緝雉羽為扇妻以障翳風塵也五原空壁壘謂長安賊

後漢志五原郡本秦九原郡武帝更名五原長安志長安万年二縣之外有畢原白鹿原少陵原高陽原細柳原謂之五原八水

散風濤謂關中寇亂漸平也關中記涇渭洛澠勞高麗備為關內

集有曰王師下八川謂此也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遊魂言賊雖生

不輩必滅姑少寬貸之也魏明帝善哉行假氣遊魂魚鳥為伍乞降那更得尚詠莫徒勞窮

則乞降點則尚欲今安賊既為官軍所臨欲均至如是不可得也元帥歸龍種至德二載閏八月以

馬元帥往收長安是為代宗也故曰龍種司空握豹韜調郭子儀以司空為副帥按

司空恒王司理也前軍蘇武節軍一作旌前軍指李嗣業以比蘇武也

降之使牧羝北海上羝乳乃得歸武乃仗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旌尺格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還左將呂虔刀

或謂李嗣業嘗為左陌刀將按晉中興書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相者曰必三公可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入刀或為害

卿有公輔之言兵氣之凌舊馬以兵馬回飛鳥言兵氣之凌舊馬以威聲沒

巨鼉巨鼉負鼎之物或聲之所加乃戈鋌開雪色說文小矛

也弓矢向秋毫作向晉天步艱方盡言艱難之運至此盡時

和運更遭言時和繼之乃誰云遺毒螫遺一作貴救音釋蟲行

留其餘已是沃腥臊想丹墀近神行想一作思言車駕神行

羽衛牢羽之衛安而无驚矣花門騰絕漠花門乃回紇也按

丹驂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拓羯渡臨洮拓羯調安西也按唐

又東北十里至回紇衛帳拓羯渡臨洮拓羯調安西也按唐

居小君長獨王故地莫勇健者為拓羯猶戰士也漢志臨洮此輩

感恩至羸俘何足操時用朔方等兵故回紇安西感唐恩德

也鋒先衣染血騎突劍吹毛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

號家家賣釵釧祗待獻春醪此与呂布殺董卓時事略相

今呂布殺董卓百進歌盡於道長安士女

賣其珠玉衣裝市酒相慶者填滿待肆

收京三首九月

仙仗離丹極

謂大駕幸蜀也

妖星帶玉除

謂祿山陷京闕也晉天文志妖星二十有一說

文除殿階也

須為下殿走

謂避亂也世說晉惠入南斗天子下殿走

不可好樓居

虛好

到反一作得非群盜殺之仇九重君議玄宗好神仙也按封神書齊人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武帝令長安作樓觀往觀甘泉休益

延壽

暫屈汾陽駕

言肅宗親征也莊子逍遙遊篇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

之陽晉然

聊飛燕將書

言以詔命陳逆順以喻賊將可使之卒

殺聊城人或饒之燕燕將隄謀因保守聊城不取歸者田單攻聊城成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見書而自

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余謂此以言京師不勞兵戰而車駕可復有若魯仲連之飛書於燕將而聊城自下也

依然七

廟畧

謂懷謀建宗廟也王制天子七廟

更與萬方初

更讀平声与民更始之義也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

西城傳漢武下哀痛之詔

羽翼懷商老

此謂裴冕杜鴻漸等輔相肅宗如商山四皓輔漢太子也四皓謂園公綺里季直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末俱入商洛隱地肺山秦滅漢高帝徵之不至保入終南山不能屈也張良傳高祖欲廢太子立戚夫人

子已后用張良計使人奉太子書詞迎四皓至從侍太子入朝高祖見之驚曰頃公謂讓太子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為之彼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文思憶帝堯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極宣政殿授堯授舜也按堯曲皆在帝堯聰叨逢罪己日左氏莊公十一年傳藏文仲曰禹湯

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子位宗能刻責舊勳猶有所仰望故也霑灑望青霄霑灑一作麗第甫初壯衰老今觀南

汗馬收官闕春城鏖賊壕鏖楚戰切言賞應歌杖杜杜詩

杜勞還杜勞還歸及鵲櫻桃歸一作福禮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

時記四月一日內國進櫻桃先薦寢廟雜虜橫戈數數言其作繁雜虜功臣甲第

高謂武人立功取富貴也漢田蚡傳蚡治宅甲第諸侯類師萬方頻

送喜言歡捷也後漢班超傳西域平定陛下無乃聖躬勞此

人臣貪天功以為己有者也

洗兵馬收京後作

中興詔將收山東祿山為范陽節度所總自范陽突騎按地理志幽州秦滅燕以其地為范陽上谷等

郡後周置襄陽二郡唐為幽州天至元年更郡名曰范陽范陽在山東山東今之河北也祿山反先陷河北諸郡至肅宗乾元元年收復兩京進收山東以建中興之業下圖捷書夕奏清晝同奏

王荆公河廣傳聞一葦過詩衛風誰謂河廣一葦航之胡危命在破

竹中晉杜預傳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祗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

方無限功陳壽針敗帝唯倚朔方軍為根本時朔方即度使乃郭子儀也京師皆騎汗血馬

賊既收復故諸將皆騎胡馬于京師以獻其功也神迴紇餒肉蒲

萄宮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討賊及師還帝就蒲萄宮宴勞之前使匈奴傳元帝元壽三年單于來朝舍之于上林蒲萄宮長

西蒲萄園已喜皇威清海岱乾元元年十一月安慶緒將以常

思仙仗過崆峒海謂山東岱謂河北崆峒山在西肅宗雖靖平亂西王幸蜀肅宗卷卷之說朝夕三年笛裏關山月

當思之也仙仗謂方宗儀仗也三年笛裏關山月周王褒

詩關山萬國兵前草木風自天至十四年王收復兩京凡三

夜月明年矣笛謂胡笛也万国諸侯文以

露千外每听胡笳之音臨風對月痛念阻關關山益不思上皇遠靈

西蜀不獲侍其首之奉耶按周王褒蘇歌成王功大心轉小是時

行元使漢地關山月惟有莫北蘇城雪

九節度兵圍安慶緒于相州帝命成王為元帥總九節度之兵成王

收復之功雖大愈能小心翼之不以為高自矜為可美也按代宗寶

錄至德二年九月以廣平王版為元帥東伐十二月封郭相謀深

楚王乾元元年十二月徙封成王詩大明小心翼翼

古來少深一作飲郭相指郭子儀也子儀以至德元年十一月率

品真宰相子儀回紇敗祿山於河上唐官儀侍中中書令三省長官位一

時為中書令也司徒清鑒懸明鏡司徒指李尚書氣與秋

天杳尚書指王恩禮也恩禮本傳長安平恩禮先入清宮收東京

浙陸与此氣與秋天杳其意戰數有功任兵部尚書救集公有八哀詩哀思孔曰爽氣春

同也或曰尚書謂美固懷恩二三豪俊為時出人者謂之俊

德千人者謂之豪整頓乾坤濟時了謂天下清平道路无東走無

復憶鱸魚謂東通吳越而民得以足食矣晉張翰傳翰字季鷹

起乃思吳中孤菜羹羹鱸魚曰人生貴得適意何求羈官數千里以

要君爵乎遂命駕東歸時人號為江東步兵矣按集公有詩曰勳憶

江東贈南飛覺有安巢鳥謂南望荆湘而民得以安居也古

是也詩越鳥巢南枝曹植詩願隨越鳥

鸞飛南翔曹孟德詩月明青春復隨冠冕入言隨還京師也

星稀鳥鵲南飛言不安也

上皇帝授皇帝以傳國金
坐此時衣冠併入而定矣
紫禁正耐煙花繞
耐與奈何謝希逸宣實如詩收

紫禁李善注王若之宮
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
鶴駕通宵鳳輦備
駕或作過或作來言待天子之

宴此漢官關疏白鶴宮
天子之所居唐畢拱中改太子左右崇掖衛
為德林衛按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

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亡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
桓良曰生我家七月七夕待我於縑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

不得到至手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
子之駕曰鶴駕宮曰鶴宮禁曰鶴禁
雞鳴問寢龍樓曉
龍或作鳳

又言成王講晨省之禮也
雞初鳴至於寢門外問內
帝為太子初居桂宮上
城內得絕乃度張宴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康之為名也文選

王元長曲水詩序諸石
龍樓而問堅王龍樓漢
勢一作此喻羣臣依附天子也揚子洲簞簞
攀龍附鳳以揚之勤勤乎其不可及也
天下盡化為侯王
一作攀附翼

謂賊平還京論功行
賞封為侯王也
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

當安史之亂武夫悍卒以平賊之功取富貴此特一時之際會也實
出於天子聖明之力豈可誇其身之強勇貪天功以為己力乎此諷

以軍功自
關中既留肅丞相
肅平帝以肅留守故比之肅何也按唐書裴貴臣傳從太

有者也

子至靈武与杜鵑嶺崔猗同辭勸進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幕

下復用張子房復以張繡為幕府參謀故比之子房也高張

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蒼唐書蕭昕与張繡

德二年五月丁卯房琯罷繡相明年五月戊午罷張繡之儀狀璦

偉好王霸大略善待士性簡徵起適遇風雲會光武二十八

重議論有射天下惟服焉會風扶顛始知籌策良蔡寬夫詩話曰繡雖史氏黨有王霸

有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為偽知許叔冀臨難必變

一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豈史氏或有遺耶此公所取豈謂是耶

青袍白馬更何有喻祿山之乱已平矣南史侯景傳先是

敗乘白馬青綵為別欲以雁識更後漢今周喜再昌謂肅宗

信哀江南賦青袍如草白馬如練武周宣王寸地尺天皆入貢顏延年歌巨地稱皇曆天

之中興也祥異端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帝王世紀西王母慕

復道諸山得銀甕禮運篇山出器車鄭氏註謂謂若銀甕丹

龍領野王瑞應圖王有宴不及醉刑罰中

人不為非則銀甕出隱士休歌紫芝曲皇甫謐高士傳秦世道滅德消

莫高山深谷委運避之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馬

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考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隱

地肺山秦滅漢高帝微之不詞人解撰清河頌德紀實事也至

至深入終南山不能屈也京而於七月嵐州合河開黃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四日而變益收

京之祥也宋文帝元嘉中何濟俱清當時以為瑞鮑昭作清河頌

張暢作田家望望惜雨乾乾居寒布穀處處催春種布

乃為鴈催淇上健兒歸莫嬾淇上謂衛州健兒軍之摠稱時

耕之鳥也故也城南思婦愁多夢城南謂長安之城南詩東山三章言

未歸故也城南思婦愁多夢城南謂長安之城南詩東山三章言

安居乃在城南端陸士衡為顧彥先室家之望女也曹植美女篇借問女

贈婦詩東海有思婦長嘆脫幽閑安得壯士挽天河後漢

歌安得壯士挽天河後漢

沈約詩安得壯士挽天河後漢

搜辛甫獨以為未也甫意謂和氣未薰陰陽尚多錯忤當春種之月猶有兩乾之數城南猶有愁思之夢天子未可高枕而无憂故云安得壯士洗甲兵而長不用矣劉向論武帝王伐約風雲而乘以大雨歲宜生又諫曰此非好故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按謂至德二年之臘日也侵

陵雪色還萱草毛萇詩傳萱草令人忘憂漏洩春光有柳條作有一從

酒欲謀良夜醉良一作長還家初散紫宸朝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其

內有紫宸殿即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嬰下九霄唐制

臘日賜脂面藥翠管銀嬰所以盛之也按景龍文館記三年臘日帝於苑中召近臣賜脂面自此門入於內殿賜食加白脂紅雪保

豆等又曰賜口脂臘脂盛以紅碧綠牙筒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二

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諫省作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宣政殿在東內大明宮之中紫宸門之南長安志唐

內大明宮正殿曰含元元元曰冬至受華夷萬國大朝會宣政朔望崇宸日御蓬萊蓬萊橫紫微殿此又宣政門

內有宣政殿殿東有東上閣門西有西上閣門故以左掖稱也

天門日射黃金榜

神異經西方有西明山有宮焉白石為墻五色玄黃門有金榜崔融詩金榜照晨光銅鈎

起夕

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微微承委珮

微微一作霏霏曲禮主珮

垂則目

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

唐志大明宮龍朔二

年始大葺

雪殘鳩鵲亦多時

鳩鵲乃漢之觀名今公惜言唐之禁掖三輔黃圖鳩鵲觀在甘泉宮

侍臣緩步歸青瑣

漢舊儀曰宮閣簿青瑣門在南宮西漢故事黃門郎夕拜青瑣間青瑣門也以青畫戶邊

錢中天

退食從容出每遲

時公為左拾遺故也

晚出左掖

畫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晉羊祐傳嘉言讜議皆焚其草故出
聞騎馬欲雞栖騎馬出左掖雞欲棲于時謂日之夕矣

紫宸殿退朝口號

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

戶外昭容舞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

時用昭容二人以引朝也唐制昭容正二

品位九嬪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西陽雜俎曰今閣門有宮人垂帛立殿上以引百寮或云自則天或云因後魏據開元禮疏晉康獻

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寮周隋相因因國家承之不政唐六典曰

宮嬪司贊掌朝會贊相之事凡朝引客立於殿庭至天祐二年冬詔

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松候引從

宮人不得出內掖集公又有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曰舍人退食收

封事宮女開函近御庭是也香飄公口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景一作日

覆芳遇切謂唐宮苑庭列芳蕤春色之盛也晝漏稀聞高閣報

按集公有晚出左掖詩退朝花底嚴是也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唐制左

上封也義小則會送夢龍集鳳池集一作到夢龍舜之臣也今取以

尚書令人賀之乃惠云奪我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耶今謂中書疑
西海中四面皆弱水遶之鴻毛不可越其上鳳凰池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
非人間物甫詩言兩省供奉退班紫宸殿丞相出送槐鼎論道于中
書政事堂也晉謝玄暉直中書省詩曰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
瓏結綺錢珠沉映朱網紅藥當階離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佩
多清響下伯王赴中書省詩躍鱗魚池中揮翰
紫宸裏西王母大有妙經汨海泰龍舟池浴鳳

送校書二十六韻按唐書李舟字公度舟迎太夫人

隴西人有文李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
無不厚命其道大顯被讒如出為刺史殺瘡卒李肇國
史補李舟好事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
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
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則
其人可知故甫稱之

代北有豪鷹代山名生子毛盡赤渥洼驥渥於角

尤異是龍脊龍一作虎豪鷹驥李舟名父子按

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妙一作少不必須白哲

書舟父岑為水部郎官

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謂賢士皆與之從遊也十九授校書二

十聲輝赫作輝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謂驚服也江淹雜詩序蛾眉

謂同兒而俱動於魄芳自恐二男兒二兒謂宗辛勤養無

早益共氣而俱恍於竟乾元元年春肅宗乾元元年戊戌始收復京師萬姓始安宅

升也衣綵衣以李舟比萊子也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年七十一父田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為嬰

告我欲遠適倚間固有望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

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舟乃僕

已見楚山碧舟乃僕

謁謁咸陽都咸陽西冠蓋日雲積舟離京城冠蓋之士盛

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太夫人乃舟之母不知何

汝翁草明光汝翁乃舟之父岑嘗為水部郎官後官儀中書

天子正前席言帝眷之厚也昔歸旗宜爛熳言歸旗

別意終感激言以忠孝自勵也願我蓬屋安謬通金闕籍開

作門南時為左拾遺得通籍禁省自反書巨義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官門省禁官應乃得入也謝玄暉出尚書省詩

既通金闕籍小來習性嬾晚節慵轉劇節一作歲每愁悔吝作

易繫辭吉凶悔吝生乎動如覺天地窄甫恐以慵懶見譏於禮法之士而得罪也羨君齒髮

新行已能夕陽乾卦夕陽若所无咎臨歧意頗切對酒不能喫李

詩對酒不能喫迴身視綠野慘淡如荒澤言臨別之際顏色慘澹有如荒澤也老鴈

春忍飢哀號待枯麥飢鴈甫自喻也貧自老有資於傳祿也然甫與舟別正當春月自傷鴈非其時

喻生老日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翻喻李舟妙年得志偶時也燕於斯時新來

方得其意故以況李舟絢練文綵言羽翻之新如剪文綵也長雲濕褒斜斜扶風武功有斜

公又順帝紀詔罷子午道通褒斜路褒斜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梁州記乃石城所褒一七里有褒谷其開口曰褒

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在劍閣之南鄭子真所耕在此谷口漢水饒巨石江文通詩無令

軒車遲古詩思君令人哀疾悲宿昔當老而有此別倘或來

之思乎乃戒之之辭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

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小堂巢翡翠翠

青羽雀異物志赤而雄曰翡翠而雌曰翠羽師古曰鳥名別異非雌雄異名也苑邊高塚卧麒麟

麟二枚各別其文是始皇靈山臺上物也細推物理須行樂

何用浮名絆此身浮一作榮絆一作羈絆也曲江舊時風景頗佳為都城勝景自祿山焚蕩之後无復向時奢

華是以堂東結翠塚卧麒麟一盛一衰其理不常觀此理則人生不可不行樂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

有八尺曰尋常人生七十古來稀尋對常七對十謂之句對也穿花蛺蝶深

深見見一作弄點水蜻蜓款款飛款款一作緩緩傳語風光共流轉

隋楊帝詩傳語風光道先歸何處還暫時相賞莫相違調相與賞莫相違矣此詩且言同舍郎乎

曲江值雨一作對公

苑外江頭坐不歸苑外者美苑死之北水精春殿轉霏微

春一作桃花細逐楊花落一作桃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

時一作仍此一聯揚自對桃縱飲又判人共棄判協晉官切字

嬾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

衣吏一作含角性放誕與世相忤為人所棄故縱飲嬾朝元復顧惜

蓋在貢如此然為傳官所繫不遂倉州神仙之期至於老大悲傷

曲江對酒公時在

城上春雲覆苑牆謂美苑死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

雨燕脂落脂一作支崔豹古水行牽風翠帶長行行孟切

龍武新軍深駐輦時新收京官殿為福山焚傷故肅宗駐

注太宗選飛騎之尤驍健者別署百騎以為衛武后加置千騎中

宗加置萬騎分為左右營自開元以來為左右羽林軍名曰北門四

軍開元二十七年改為左右龍武軍唐新制初明皇以方騎軍從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之功臣子弟制若宿衛江蘇龍武本龍虎唐始祖諱虎美蓉別殺邊發香美蓉苑在曲江之南南宗駐故政祿武也

客殿不可得也故繼以何時醉會為言或曰華何時詔此金錢莊曲江不復至美蓉苑則別殺發香為讓矣

會金錢會謂博飲也開元天寶遺事內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擲金錢為戲開元別記明皇與妃子在華樓下以金錢遠

近為限賽其元擲于地者以金錢為賞今里巷皆效之余按唐劇談

錢會者賜金錢為宴也暫醉佳人錦瑟傍暫一作欄詔賜太

自右錦瑟謂瑟繪紋如錦也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長安志東內大明宮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君千條弱柳垂

青瑣宮殿舊青瑣門往南宮餘見前百轉流鶯滿建章李吉甫郡縣舊建章宮在長安

縣西二十里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爐香共沐恩

波鳳池裏鳳池前住朝朝染翰侍君王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舍人先世掌絲

綸考諸史氏賈至曾之子曾鳳閣舍人於睿宗末年及開元初再為中書舍人後去蘇晉同掌制詔玄宗傳

位時至中書舍人贊冊進奏帝曰先天誥命乃父為之今茲命冊又尔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

矣至顛首
鳴咽疏律

五夜漏聲催曉箭

漢魏以來名夜有五起於甲辰於戌故曰五夜箭乃漏箭也軍中傳箭以直更曉箭謂五

更初九重春色醉仙桃

重一作天宋玉九辨君之門以九重春喻言酒也謂入朝飲酒其色如仙桃也

按集公有八仙歌曰汝陽三斗始朝天是也漢武故事上於承華殿忽見青鳥集殿前以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必降是夕王母至以桃

七枚母自啖二枚以五枚与帝帝食留校計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

年一著子非下土所種也又東郡獻短人指東方朔曰王母種桃三

千年一子此子不良已三偷矣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

香煙撲撲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

衣蕭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綸注池上于今有

鳳毛

說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綬桓公令服從大門入桓公

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注大奴王劭也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謀奏之帝大嗟嘗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千尋

埤埤接切又皮廢切掖乃省中左右掖也垣埤皆牆也高曰垣低曰埤垣竹埤梧皆長十尋

洞門對雪常陰陰

雪當作雷以洞門對梧竹故常陰潤也蓋繼有落花鳴鳩之句乃探春時不應言雪

但傳寫之誤董賢傳重毀洞門左思吳都賦玉堂對雷

落花遊絲白日靜

陰銓百花亭詩落花輕未

下飛絲斷易飄梁簡文帝春日詩落花隨燕入飛絲帶蝶驚

鳴鳩乳燕青春深

腐儒衰晚

謬通籍

腐儒南諫許其晚年自賊中歸謁廣宗通籍禁省漢書晉書義府自闕敗言无所堪托也

退食遑回

違寸心

謂仕宦非其本心也詩羔羊篇退食自公自公退食

衮職曾無一字補

謂愧無忠言以

補天子之過也詩丞民衮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許身愧比雙南金

謂無以報國恩之重也古詩美人遺

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

春宿左省

門下省也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

漢武帝起建章宮有千門萬戶

之遊方戶指宮中之門引列星之光而動搖也

月傍九霄多

謂月色之明傍於九霄喻親近天子之清光也

寢聽金鑄

聽音平聲鈴也

因風想玉珂

珂上何切馬轡寶也司馬光類編曰雀入大水為鵠鵠入海為

珂顧野王曰珂螺屬出於海紫白如雪色本草珂貝類可以為馬飾唐車服志天寶中京朝官朝至朱衣袴褶五品以上有珂傘凡車之

制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四品已下去通稱及通俗文曰馬勒飾曰珂

明朝有封事數問夜

如何

數色角切頻也四句意貫聽金鑄謂恐天子門開羣臣謁朝甫以封事欲來奏因風傳想朝馬寶佩之鳴故頻數問夜如

何也詩庭燎夜如何其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相國製文

冠冕通南極

冠冕指言張司馬也南極指言南海之地

文章落去口

謂相國詔製文也

從三殿去

謂詔自翰林院經三殿而去也南部新書大明宮中有麟德殿在仙居殿之西北此殿三面亦以三殿為名李

肇翰林志韓材院在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門東向白樂天為翰林李士有詩云三殿角頭有直人是也或曰三殿謂蓬萊指翠翠微是

也李士直殿故謂從三殿去也

碑到百蠻開

百蠻美狄之類也

野館濃花發春帆

細雨來

言別之時在春也

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鵲鵲鵲滿晴沙

鵲古有切鵲子盈切鵲音笑切鵲心力切

字正伐鵲皆水鳥也爾雅鵲鵲注似鳬胸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火災李卓鵲鵲似鵲綠衣馴擾不去出南方池澤

自知

白髮非春事

春事嬉遊賞既皆年少之所宜故白髮則非春事也

且盡芳樽戀物華

近侍即今難浪迹

近侍謂為左拾遺也公平生放浪今為近侍故難浪迹也

此身那得

更無家

謂前此一身轉徙賊中歸家鄭州常有詩云無家對寒食今既還家故喜而言也

丈人文力

猶強健

丈人謂鄭八丈也文下國刊作才

豈傍青門學種瓜

此勉鄭丈出仕未可李種瓜而

隱也水經注咸陽第三門本灊門民見其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亦曰青門外舊出好瓜昔廣陵人邵平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於此故世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十道志長安故城東有青綺門門外即邵平瓜田也阮籍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鄭駙馬潛曜尚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臨晉公主鄭廣

文慶乃叔姪也至德二載秋駕還京除日流汚偽官度流台州公此詩作於乾元元年春時慶已流而未行也

不謂生戎馬

老子戎馬生於郊

何如共酒不厭臍郿塢敗握節漢臣回轡

伏漢即牧羊積

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

臺重對秦簫發

見秦女善吹簫注

俱過阮宅來留連春夜舞淚落強徘徊

送賈閣老出汝州

按紀一年九節度使師潰敗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

中書省在月華門西故曰西掖

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

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一毛侵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

按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偽授水部郎中一云云

鄭公櫛散髮如絲

莊子有櫛散髮不合世用

酒後常稱老畫師

御批号

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

時初復唐師又畫曰于明皇

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辱便與先生應求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題鄭十八著作虔

台州地闊

一作解

海真具靈永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

客一浮萍酒酣顚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

皇陵岸北結愁亭賈生對鵬傷王傳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

懷直道也雲新國用輕刑祗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

朝畫贊云云俗謂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處

偈仄行亦作偈西征賦駢闐福側

偈仄何偈仄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見一顏色自

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遊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日相遇今

不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閑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

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鍾鼓傳東家蹇馱許借我泥

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

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

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留花明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為患

詩人厭薄伐脩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

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

西域傳烏孫使獻馬原得尚

為公主以妻為孫昆莫為夫人昆莫年老公主悲愁作歌曰吾家嫁我於天一方遠托異國子為孫王宮廬為室子為婢為妾以肉為食方謂言不信連雲屯左輔指言回紇留左輔之為室也三輔故百有如數曰連雲屯左輔指言回紇留左輔之為室也三輔故百里見積雪左輔近于太白山矣或謂回紇兵被白練積雪然也

長戟鳥休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時殘言桑與麥故田夫懼也沙苑臨清渭沙苑乃唐馬賊也郡縣圖沙苑在馮翊縣南東西八十里南北二十里

泉香草豐濃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烈一作撒役正異

胡塵踰太行太行山名雜種抵京室切擊也揆練結切切也上林賦奔騰撒烈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自太行山迴還至京室胡兵雜居其遣之歸國使之留原野轉加蕭索恐其發生非常此所謂導虎而入其闥室自貽厥咎者也西都賦原野蕭瑟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按王季羣後集有曜詩首家貧苦官卑飢寒奴僕賤顏

狀老翁為同調嗟誰惜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論文

笑自知流傳江鮑體江淹字文通鮑照字明遠皆有詩名相顧免無兒謂

與曜皆有子以傳其家李休所謂無子也

酬子雲卿袁郊甘澤謠聞曉彭城子孫也開元宅崑山豐田曉遊江湖製三舟一自載二自客

三飲饌與進士孟彦深樊口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人買僕妾女樂一部奏清商曲江湖中號水仙按集公有

解問詩曰孟子論文更不疑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是也又有胡城遇孟雲卿詩

樂極傷頭白更長愛燭紅相逢雖衮衮告別莫怱怱

但恐天河落萬意祿山之亂益辭酒蓋空明朝牽世務

揮淚各西東

奉贈王中允維王維字摩詰累遷給事中祿山反陷長安他置洛陽迫為給事中祿山大

宴歲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工氏自泣維聞其悲作詩悼獨賊平下獄以詩聞行在兩宗憐之下遷太子中允

自中允三子尚書右丞弟縉佐李光弼秋官侍郎維為右丞縉刺蜀維有別業輞川裴迪從之遊輞川荆棘連

從縉劔外按集公有和裴曲答新津寺寄
王侍郎詩曰登臨懷侍郎侍郎謂縉也

中允聲名又如今契闊深共傳收便信

侯景之亂梁簡文帝使更信率

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季信以眾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以言如王維初以祿山之亂授為命南宗麟維釋其

死下并為不比得陳琳陳琳為袁紹作檄謗罵曹公以曹公得

中允也一病緣明主魯言云維在賊時以

宴梨園樂工比日江維賦詩痛悼則異乎曹公今之得陳琳矣三年獨此心此詩作於乾元元年也自

也蓋甫自言其因思君之故而得肺渴之疾也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樂府有

為三年矣甫自言身雖窮困心未嘗忘君也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樂府有

頭吟云雖如山上雪故若雲間月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鄭駙馬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渌樽須盡日

綠龍玉切本作醉美酒也白髮好禁春禁或作傷禁居吟切勝也石角鉤

衣破石菱用也藤枝刺眼新刺七亦切穿也何時占叢竹頭戴小

烏巾

昔手戲好竹滿宅皆種竹古詩蓋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故甫意乃欲卜居植竹以怡情也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

睡美主切菜圃

美花多映竹好鳥

不歸山

託三猶在仕途未能拂衣林下也

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

然閑居適

性不必村郭之異僅在去風塵不能自已豈足以駐顏乎

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暮

言衰者之生全意欲與野馬於暮年俱還政以自養也

寄左省杜拾遺

岑 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

長安志紫微殿在蓬萊殿南

曉隨天仗

入隨

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老洛青雲羨鳥飛聖朝

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竊笑戎清禁闥罷朝歸不同

參為補闕屬中書右省右署南為拾遺屬門下居左署左為東而右為

西故云歸不同也

君隨丞相後

趙僕云唐政事堂初建黃門省裴炎中書令徙政事堂中書參時補闕在右掖

我往日華東

郭思家往曰華門東畔

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葉紅故

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

自天題處濕當暑看來清意內稱長短

身長短

終

身荷聖情

一作明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

詩為得重章三樹之背生背北堂母氏也一云天語許中禁家榮未

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

祖席飲錢也

內贈

帛擎偏重

宮衣着更香淮陰清夜驛京口渡江航

淮陰京口皆江南地名

春

隔雞人晝

雞人官中司曉者

秋期燕子涼

秋期還也

賜書誇父老壽

酒樂城隍看書曾飢渴追蹤限

恨

森茫虎頭金粟

影神妙獨難忘

唐虞卿摩挲世金粟釋有金粟也顧愷之字長庚小字虎頭晉陵无錫人

因許八奉寄江盜男上人

不見男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潸潸舊來好事今能

否老去新詩誰與

一作為

傳其局動隨尋

一作幽

澗竹袞

淡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

中街黃道之所經也

朱光徹厚地鬱蒸

何由開上天久無雷無乃號令乖

易傳當雷而不雷陽德弱也

雨降不

濡物良田起黃埃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飛鳥苦

熱死池魚涸其泥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

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食

古詩飢當食子不能食

我心殊未諧

眇然貞觀初誰與數子偕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

堯典曰永星火

炎蒸毒我腸

我一作中

安得萬里風飄

飄吹我裳昊天出華月

爾雅夏為昊天又通雅詩華月照方此

茂林延踈光

蘭亭記茂林脩竹

仲夏苦夜短

謝靈運詩惟苦夏夜短

開軒納微涼虛明見

纖毫

陶潛詩夜景湛虛明

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

念彼荷戈士

荷戈不可切搗也詩曹風荷戈與殺

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

執熱互相望

望協無方切勞逸之情人所同好惡也兵革以來兩陽失序南苦於旱熱因觀羽蟲夏夜飛揚而適其性

切念彼荷戈之士執熱而不得一躍

君天下者不能推好逆惡勞之

竟夕擊刀斗

刀音離李廣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至明軍不息孟康曰刀斗以銅作椎受一斗畫次

飯食夜擊持行各曰刀斗西域傳片

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

體甫金受拾遺書連被亦云貫矣然在於亂世逼側煩促不

早還鄉

古詩客行魚云

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

號胡刀切迷士

卒之勞苦也詩
東山鶴鳴于垤
况復煩促倦
復一休懷張氏先詩煩促
每有餘胸諸詩簡棄煩促
激烈思
時康
思願天下平治征夫安居无復荷戈
鳴笳之困辱也蘇武詩長歌正激烈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十二